



00020

渭南文集目錄

卷第十七

雲門壽聖院記

寧德縣重修城隍廟

記

濼亭記

煙艇記

復齋記

青州羅漢堂記

鎮江府城隍忠佑廟

樂記

黃龍山崇恩禪院三

門記

渭南文集

卷十七目

汲古閣

王侍御生祠記

東屯高參記

樂郊記

對雲堂記

靜鎮堂記

記

濼亭記

雲門壽聖院記

寧德縣重修城隍廟

卷第十七

渭南文集卷第十七目錄

終

渭南文集卷第十七

雲門壽聖院記

雲門寺自晉唐以來名天下父老言晉盛時繚山竝谿樓榭重複依巖跨壑金碧飛踊居之者忘老寓之者忘歸遊觀者累日乃徧往往迷不得出雖寺中人或旬月不相覲也入寺稍西石壁峰爲看經院又西爲藥師院又西繚而北爲上方已而少衰於是看經別爲寺曰顯聖藥師渭南文集

卷之十七

汲古閣

別爲寺曰雍熙最後上方亦別曰壽聖而古雲門寺更曰淳化一山凡四寺壽聖最小不得與三寺班然山尤勝絕遊山者自淳化歷顯聖雍熙酌煉丹泉闕筆倉追想葛稚川王子敬之遺風行聽灘聲而坐蔭木影徘徊好泉亭上山水之樂饜飫極矣而亭之旁始得支徑逶迤如綫脩竹老木怪藤醜石交覆而角立破崖絕澗奔泉迅流喊呀而噴薄方暑凜然以寒正晝仰視

不見日景如此行百餘步始至壽聖嶄然孤絕
老僧四五人引水種蔬見客不知拱揖客無所
至而去僧亦竟不知辭謝好奇者或更以此喜
之今年予來南而四五人者相與送予至新谿
且曰吾寺舊無記願得君之文磨刻崖石予異
其朴槩而能知此也遂與爲記然憶爲兒時往
來山中今三十年屋益古竹樹益蒼老而物色
益幽奇予亦有白髮久矣顧未知予之文辭亦
渭南文集

卷之十七

汲古閣

能少加老否寺得額以治平某年某月後九十
餘年紹興丁丑歲十一月十七日吳郡陸某記

其
寧德縣重修城隍廟記

禮不必皆出於古求之義而稱揆之心而安者
皆可舉也斯人之生食稻而祭先嗇衣帛而祭
先蠶飲而祭先酒畜而祭先牧猶以爲未則凡
日用起居所賴者皆祭祭門祭竈祭中雷之類
是也城者以保民禁奸通節內外其有功於人

最大顧以非古黜其祭豈人心所安哉故自唐
以來郡縣皆祭城隍至今世尤謹守令謁見其
儀在他神祠上社稷雖尊特以令式從事至祈
禳報賽獨城隍而已則其禮顧不重歟寧德爲
邑帶山負海雙巖白鶴之嶺其高摩天其嶮立
壁負者股栗乘者心掉飛鸞關井之水濤瀾洶
湧蛟鰐出沒登舟者涕泣與父母妻子別已濟
者同舟更相賀又有氣霧之毒龜鼃蛇蠶守宮
渭南文集

卷之十七

汲古閣

之蠱郵亭逆旅往往大署墻壁以道出寧德爲
戒然邑之吏民獨不得避則惟神之歸是以城
隍祠比他邑尤盛祠故在西山之麓紹興元年
知縣事趙君詵之始遷於此二十八年五月權
縣事陳君攄復增築之高明壯大稱邑人尊祀
之意旣成屬某爲記某曰幽顯之際遠矣惟以
其類可感故古之祭者必思其所嗜好夫神之
所以爲神惟正直所好亦惟正直君儻無愧於

此則擷澗谿之毛挹行潦之水足以格神不然
豐豆碩俎是諂以求福也得無與神之意異邪
旣以勵君亦以自勵又因以勵邑人八月一日
右廸功郎王簿陸某記

澹亭記

澹山道人廣勤廬於會稽之下伐木作亭苦之
以茆名之曰澹亭而求記於陸子吾聞鄉居邑
處父兄弟相扶持以生相安樂以老且死者
渭南文集

卷之十七
四

汲古閣

民之常也士大夫去而立朝散之四方功名富
貴足以老而忘返矣猶或以不得車騎冠蓋雍
容於途以夸其鄰里而光耀其族媼爲憾惟浮
屠師一切反此其出遊惟恐不遠其遊之曰惟
恐不久至相與語其平生則計道里遠近歲月
久暫以相高嗚呼亦異矣勤公之心獨不然言
曰吾出遊三十年無一日不思澹而適不得歸
未嘗以遠遊夸其芻儕其在澹亭語則澹也食

則濤也煙雲變滅風雨晦冥吾視之若濤之山
樵牧往來老稚嘯歌吾視之若濤之人疏一衆
移一石莖一草木率以濤觀之恍然不知身之
客也夫人之情無不懷其故者浮屠師亦人也
而忘其鄉邑父兄子弟無乃非人之情乎自堯
舜周孔其聖智千萬於常人矣然猶不以異於
人情爲高浮屠師獨安取此哉則吾勤公可謂
篤於自信而不移於習俗者矣故與爲記紹興
渭南文集

卷之十七

五

汲古閣

三十年十二月十二日記

煙艇記

陸子寓居得屋二楹甚隘而深若小舟然名之
曰煙艇客曰異哉屋之非舟猶舟之非屋也以
爲似歟舟固有高剛奧麗踰於宮室者矣遂謂
之屋不可邪陸子曰不然新豐非楚也虎賁
非中郎也誰則不知意所誠好而不得焉麤得
其似則名之矣因名以課實子則過矣而予何

罪予少而多病自計不能效尺寸之用於斯世
蓋嘗慨然有江湖之息而飢寒妻子之累劫而
留之則寄其趣於煙波洲島蒼茫杳靄之間未
嘗一日忘也使加數年男勝鉏犁女任紡績衣
食羸足然後得一葉之舟伐荻釣魚而賣芟芡
入松陵止嚴瀨歷石門沃洲而還泊於玉笥之
下醉則散髮扣舷爲吳歌顧不樂哉雖然萬鍾
之祿與一葉之舟窮達異矣而皆外物吾知彼
渭南文集

卷之十七
六

汲古閣

之不可求而不能不眷眷於此也其果可求歟
意者使吾胸中浩然廓然納煙雲日月之偉觀
攬雷霆風雨之奇變雖坐容膝之室而常若順
流放櫂瞬息千里者則安知此室果非煙艇也
哉紹興三十一年八月一日記

雷之復齋記

仲高於某爲從祖兄某蓋少仲高十有二歲方
某爲童子時仲高文章論議已稱成材冠我帶

博車騎雖容一時名公卿皆慕與之交諸老先生不敢少之皆謂仲高仕進且一日千里自從官御史識者惟恐不得如仲高者爲之及其丞大宗正出使一道在他人亦足稱美仕在仲高則謂之蹉跌不偶可也顧曾不煖席遂遭口語南遷萬里凡七閱寒暑不得內徙與仲高親厚者每相與燕遊輒南望歎息出涕因罷酒去如是數矣然客自海上來言仲高初不以遷謫瘴

渭南文集

卷之十七

汲古閣

癘動其心方與學佛者遊落其浮華以反本根非復晉曰仲高矣聞者皆悵然自以爲不足測斯人之淺深也隆興元年夏某自都還里中始與兄遇視其貌淵乎似道聽其言簡而盡所謂落浮華反本根者乃親見之嘗對榻語至丙夜謂某曰吾名吾燕居之室曰復齋子爲我記某自念少貧賤仕而加甚凡世所謂利欲聲色足以敗志汨心者一不踐其境兀然枯槁似可學

道者然從事於此數年卒無毛髮之得若仲高
馳騁於得喪之場出入於憂樂之域而自得者
乃如此非深於性命之理其孰能之某蓋將就
學焉敢極道本末以爲復齋記

青州羅漢堂記

隆興改元秋九月某訪故人弈公於青山之下
與弈公別蓋十有餘年矣聞某至曳杖出迎松
間黔瘠腊如殘雪覆頂相與握手訪問芻蕘且
渭南文集

卷之十七

汲古閣

悲且喜旣至其居脩廊邃屋曲折皆有意已而
入法堂之東室忽見澗壑巖竇飛泉迅流菩薩
阿羅漢翔遊其中使人如身在峩眉天台應接
不暇弈公從旁笑曰此吾使工人幻爲之者也
始王君某築是庵於墓左以資其先人之福而
請吾居焉王君閉門讀書未嘗少貶於世顧於
吾獨委曲周盡吾亦感其意爲之畱而弗去者
十年凡此土木金碧以爲像設供養之具者積

費千金王君無絲毫計惜而吾之心志亦竭於是矣子爲我記嗚呼某不天少罹閔凶今且老矣而益貧困每遊四方見人之有親而得致養者與不幸喪親而葬祭之具可以無憾者輒悲痛流涕愴然不知生之爲樂也聞王君之事旣動予心又况奔公勤勤之意乎記其可辭明年七月一日甫里陸某記

鎮江府城隍忠祐廟記

渭南文集

卷之十七
九

汲古閣

漢將軍紀侯以死脫高皇帝於滎陽之圍而史失其行事司馬遷班固作列傳弗載也維宋十一葉天子駐蹕吳會改元乾道正月甲子右中奉大夫直敷文閣知鎮江府方滋言府當淮江之衝屏衛王室號稱大邦自故時祠紀侯爲城隍神莫知其所以始然實有靈德以芘其邦之人禱祈禴禳昭荅如響紹興隆興之間虜比入塞金鼓之聲震於江濡吏民不知所爲則惟神

之歸雖虜畏天子威德折北不支退舍請盟府
以無事至於流徙蔽野兵民參鎔而居處弗驚
疾癘以息則神實陰相之吏其敢貪神之功以
爲己力乎謹上尚書願有以褒顯之以慰父兄
子弟之心越三月癸丑有詔賜廟額曰忠祐詔
下而方公爲兩浙轉運副使右朝散大夫直徽
猷閣呂公擢來知府事侈上之賜五月癸亥大
合樂盛服齊莊躬致上命神人協心霧雨澄霽
渭南文集

卷之十七

汲古閣

靈風肅然來享來臨於是呂公以屬某曰願有
紀焉其惟紀侯忠奮於一時而暴名於萬世功
施於漢室而見褒於聖宋身隕於滎陽而血食
於是邦士惟力於爲善而已豈有有其善而不
享其報者乎吏之仕乎是邦者必將有事於廟
有事於廟者必將有考於碑其尙知所勉焉毋
爲神羞六月癸未記

黃龍山崇恩禪院三門記

自浮屠氏之說盛於天下其學者尤喜治宮室窮極侈靡儒者或病焉然其成也無政令期會惟太平久公私饒餘師與弟子四出丐乞積累歲月而後能舉其壞也無衛守誰何一日寇至則立爲草莽丘墟故天下亂則先壞治則後成予於是蓋獨有感焉黃龍山方南公時學者之盛名天下而其居亦稱焉中更夷狄盜賊大亂之後學者散去施者弗至管之闕壯鉅麗者嘗

渭南文集

卷之十七
十一

汲古閣

委地矣自庚申訖丁亥二十餘年之間乃能粲然復興樓榭殿閣空翔地踴鐘魚之聲聞十餘里法席之盛殆庶幾南公時是非兵革之禍不作遠方之氓蕃息阜安得以其公賦私養之餘及於學佛者則此山且爲虎狼魑魅之所宅矣而安能若是哉禪師升公於其寺門之成也屬予爲記予謂升公方以身任道起其法於將墜門蓋未足言獨書予所感使凡至山中者皆知

前日之禍亂嘗如此而國家之覆燾函育斯民
若是其深吏勤其官民力其業相與息報上之
施焉升公豈不得所願哉乾道三年正月十四
日左通直郎陸某記

王侍御生祠記

乾道七年二月知夔州濟南王公新作貢院成
越三月夔歸萬施梁山六郡之士不謀同
辭曰夔雖號都督府而僻在巴峽無贏財羨工
渭南文集

卷之十七
十二

汲古閣

公之爲是役也寸寸銖銖心計而手度之索月
乃成形容爲癯髮爲盡白其德於士豈有旣邪
盡息所以報者乃相與築祠於院之東堂画像
惟肖又相與屬予記之予曰公之施厚矣祠未
足報也士則曰吾等將日夜勉於學父兄詔子
弟於家長老先生訓諸生於鄉期有以應有司
之求如是足乎予曰未也郡國貢士於天子天
子命近臣與館閣文學之士選其尤者而親策

之於廷策旣上天子爲親第其名謂之進士進士將相儲也自是而起於朝其任政事毋伏嘉言毋醜衆正其任言責毋比大吏毋置宵人其任百執事守節秉誼宿道鄉方毋懷諛毋服讒使天下稱之史臣書之曰是夔州所貢士也士以是報公公以是報天子迺可無媿而予於記亦無愧辭矣若何皆曰唯敢不力乾道七年三月十五日左奉議郎通判軍州主管學事兼管

渭南文集

卷之十七
十三

汲古閣

內勸農事陸某記

東屯高益記

少陵先生晚遊夔州愛其山川不忍去三徙居皆名高益質於其詩曰次水門者白帝城之高益也曰依藥餌者灤西之高益也曰見一川者東屯之高益也故其詩又曰高益非一處予至夔數月吊先生之遺迹則白帝城已廢爲丘墟百有餘年自城郭府寺父老無知其處者況所

謂高坐乎灤西蓋今夔府治所畫爲阡陌裂爲坊市高坐尤不可識獨東屯有李氏者居已數世上距少陵財三易主大曆中故券猶在而高坐負山帶谿氣象良是李氏業進士名襄因郡博士雍君大椿屬予記之予太息曰少陵天下士也早遇明皇肅宗官爵雖不尊顯而見知實深蓋嘗慨然以稷卨自許及落魄巴蜀感漢昭烈諸葛丞相之事屢見於詩頓挫悲壯反覆動

渭南文集

卷之十七
十四

汲古閣

人其規模志意豈小哉然去國寢久諸公故人熟睨其窮無肯出力比至夔客於栢中丞嚴明府之間如九尺丈夫俛首居小屋下息一吐氣而不可得予讀其詩至小臣議論絕老病客殊方之句未嘗不流涕也嗟夫辭之悲乃至是乎荆卿之歌阮嗣宗之哭不加於此矣少陵非區區於仕進者不勝愛君憂國之心息少出所學佐天子興正觀開元之治而身愈老命愈大謬

坎壞且死則其悲至此亦無足怪也今李君初
不踐通塞榮辱之機讀書絃歌忽焉忘老無少
陵之憂而有其高少陵家東屯不浹歲而君數
世居之使死者復生子未知少陵自謂與君孰
失得也若予者仕不能無媿於義退又無地可
耕是直有慕於李君爾故樂與爲記乾道七年
四月十日山陰陸某記

樂郊記

渭南文集

卷之十七
十五

汲古閣

李晉壽一曰圖其園廬持示余曰此吾荊州所
居名樂郊者也荊州故多賢公卿名園甲第相
望自中原亂始以吳會上流常宿重兵而衣冠
亦遂散去太平之文物前輩之風流蓋略盡矣
獨吾樂郊日加葺文竹奇石蒲萄來禽芍藥蘭
茝菱芡菡萏之富爲一州冠其尤異者往往累
千里致之子幸爲我記予官破中始與晉壽相
識長身鐵面音吐鴻暢遇事激烈奮發以全軀

保妻子爲可鄙其意氣豈不壯哉及爲客置酒
出佳侍兒陳書畫琴奕相與娛嬉則雍容都雅
風味乃甚可愛雖梁宋間少年貴公子不能過
蓋其多材藝知弛張如此然自少時不喜媒聲
利有官不仕窮園林陂池之樂者且三十年每
自謂泉石膏肓及來夔州諸公始大知之合薦
於朝議者謂晉壽當以少伸於世爲喜而晉壽
顧不然獨眷眷於樂郊不忍暫忘嗚呼出處一

渭南文集

卷之十七
十六

汲古閣

道也仕而忘歸與處而不能出者俱是一癖未
易是泉石非鐘鼎諸公之薦蓋矧晉壽膏肓而
使爲世用異時晉壽成功而歸高牙在前千兵
在後擅畫繡之榮以貴斯園荆楚多秀民尚有
能賦其事者乎乾道七年六月十日笠澤陸某
記

對雲堂記

巫故郡自秦以來見於史其後罷郡猶爲壯縣

杜少陵扁舟下白帝過焉爲賦歸字韻五字詩
詩傳天下由是巫縣名益重宋建中靖國之元
黃太史始脫鈞黨自蜀之荆訪少陵遺迹客縣
治之東堂畱字壁間有坐臥對南陵雲山陰晴
變態之語距乾道辛卯逾一甲子無舉出者鄆
城李德修來爲令風流儒雅翩翩佳公子因廢
址作堂與客落之舉酒屬山陰陸務觀曰子爲
予名且記復興之歲月務觀旣取太史語名之

渭南文集

卷之十七
十七

汲古閣

且曰僕行年五十閱世故多矣所謂朝夕百變
者奚獨雲山哉一日進此道幻醫消情塵滅真
實相見雖巍乎天地浩乎古今變壞不停與浮
雲遊塵空華靑暈初無少異也德修方吏退時
清坐堂上試以僕言觀之德脩名晉務觀名某
臘月乙卯之夕大醉中秉燭梅花下記

靜鎮堂記

四川宣撫使故治益昌樞密使清源公之爲使

也始徙漢中即以郡治爲府郡自兵火滌地之
後一切草創公至未幾凡營壘廩庫吏士之廬
皆築治之使堅壯便安可以支久而府獨仍其
故西偏有便坐日受羣吏謁見與籌邊治軍燕
勞將士靡不在焉而其壞尤甚公旣畱三年官
屬數以請始稍加葺易其傾撓徹其蔽障不費
不勞挾日而成會上遣使持親詔賜黃金匱寶
熏珍劑以彰殊禮公遂撫詔中靜鎮坤維之語

渭南文集

卷之十七
十八

汲古閣

名新堂曰靜鎮而命其屬陸某記之某辭謝不
獲命則再拜言曰以才勝物易以靜鎮物難以
靜鎮物惟有道者能之泰山喬嶽之出雲雨明
鏡止水之照毛髮則靜之驗也如使萬物竝作
吾與之逝衆事鎔出吾爲之變則雖弊精神勞
思慮而不足以理小國寡民況任天下之重乎
歲庠寅某自吳適楚過廬山東林山中道人爲
某言公嘗憩此院閉戶面壁終夏不出老宿皆

愧之則公之刳心受道蓋非一日矣世徒見公
馳騁於事功之會而不知公枯槁澹泊蓋與山
棲谷汲者無異徒見公以才略奮發不數歲取
公輔而不知公道學精深尊德義斥功利卓乎
非世俗所能窺測也而上獨深知之故詔語如
此傳曰知臣莫若君詎不信哉雖然其以爲今
猶未足見公也虜梟中原久腥聞於天天且悔
旣盡以所覆畀上而公方弼亮神武紹開中興

渭南文集

卷之十七
十九

汲古閣

異時奉鑾駕奠京邑屏符瑞之奏抑封禪之請
却渭橋之朝謝玉關之質然後能究公靜鎮之
美云乾道八年七月二十五日門生左承議郎
權四川宣撫使司幹辦公事兼檢法官陸某謹
記

渭南文集目錄

卷第十八

藏丹洞記

籌邊樓記

銅壺閣記

彭州貢院記

撫州廣壽禪院經藏記

成都犀浦國寧觀古楠記

書巢記

景迂先生祠堂記

園覺閣記

能仁寺捨田記

渭南文集

卷十八目

汲古閣

常州開河記

卷第十八

蘇氏同記

籌邊樓記

銅壺閣記

彭州貢院記

撫州廣壽禪院經藏記

成都犀浦國寧觀古楠記

書巢記

園覺閣記

能仁寺捨田記

景迂先生祠堂記

常州開河記

汲古閣

渭南文集卷第十八目錄

終

渭南文集卷第十八

藏丹洞記

漢嘉郡治之西偏望雲樓東有石穴天將雨輒出雲氣予疑而發之則石室屹立室之前地中獲瓦缶燿矮貯丹砂雲母奇石或爛然類黃金意其金丹之餘也悉歛而櫝藏輸諸府庫緘識惟謹予嘗讀丹經言古得道至人藏丹畱於名山非當僊者輒不見雖見亦輒變化今是丹不渭南文集

卷之十八

汲古閣

藏名山而近在官寺之側予以塵垢衰病之餘又輒見之是與丹經之說大異或謂丹藏於此遠矣方上古未爲城邑時西望三峩東帶大江山川秀傑蓋宜爲僊真鍊藥騰舉之地至予輒見之者豈神物隱見有時而予適逢其時與丹之伏而不見者常多見者常寡雖嵇叔夜葛稚川不免齋恨以蛻而予顧得見焉茲非幸與乾

道九年秋八月辛未山陰陸某記

籌邊樓記

淳熙三年八月旣望成都子城之西南新作籌
邊樓四川制置使知府事范公舉酒屬其客山
陰陸某曰君爲我記按史記及地志唐李衛公
節度劔南實始作籌邊樓廢久無能識其處者
今此樓望犍爲焚道黔中越雋諸郡山川方域
皆略可指意者衛公故趾其果在是乎樓旣成
公復按衛公之舊圖邊城地勢險要與蠻夷相

渭南文集

卷之十八

汲古閣

入者皆可攷信不疑雖然公於邊境豈真待圖
而後知哉方公在中朝以洽聞強記擅名一時
天子有所顧問近臣皆推公對莫敢先者其使
虜而歸也盡能道其國禮儀刑法職官宮室城
邑制度自幽薊以出居庸松亭關竝定襄五原
以抵靈武朔方古今戰守離合得失是非一皆
究見本末口講手畫委曲周悉如言其閩內事
雖虜耆老大人知之不如是詳也而况區區西

南夷距成都或不過數百里一登是樓在目中矣則所謂圖者直按故事而已請以是爲記公慨然曰君之言過矣予何敢望衛公然竊有幸焉衛公守蜀牛奇章方居中每排沮之維州之功旣成而敗今予適遭清明寬大之朝論事薦吏奏朝入而夕報可使衛公在蜀適得此時其功烈壯偉詎止取一維州而已哉某曰請併書公言以詔後世可乎公曰唯唯九月一日記

渭南文集

卷之十八

汲古閣

銅壺閣記

天下郡國自譙門而入必有通達達於侯牧治所惟成都獨否自劔南西川門以北皆民廬市區軍壘折而西道北爲府府又無臺門與他郡國異考其始蓋自孟氏國除矯霸國之僭侈而然至蔣公堂來爲牧乃南直劔南西川門西北距府五十步築大閣曰銅壺事書於史崇寧初以火廢政和中吳公拭因其矩復侈大之雄傑

閣深始與府稱淳熙二年夏六月今敷文閣直
學士范公以制置使治此府始至或以閣壞告
公曰失今不營後費益大於是躬自經畫趣令
而緩期廣儲而節用急吏而寬役一旦崇成人
徒駭其山立翬飛曩然摩天不知此閣已先成
於公之胸中矣夫豈獨閣哉天下之事非先定
素備欲試爲之事已紛然始狼狽四顧經營勞
弊其不爲天下笑者鮮矣方閣之成也公大合

渭南文集

卷之十八
四

汲古閣

樂與賓佐落之客或舉觴壽公曰天子神聖英
武蕩清中原公且以廊廟之重出撫成師北舉
燕趙西略司并挽天河之水以洗五六十年腥
羶之污登高大會燕勞將士勒銘奏凱傳示無
極則今日之事蓋未足道識者以此知公舉大
事不難矣其可闕書四年四月己卯朝奉郎主
管台州崇道觀陸某記

國家三歲一貢士天子先期爲下詔書與郊祀
天地埒及試於禮部旣中選矣天子親御殿發
策詢天下事第其高下又親御殿賜以科名其
禮可謂重矣蓋以爲所與共代天理物而守宗
廟社稷於無窮者實在是也然則郡國貢士顧
可不重邪彭州舊無貢院每科舉輒寓佛祠祠
乃在城外士不以爲便淳熙三年知州事王公
敦詩通判州事鄧公樞始采進士穆彥陳仲山
渭南文集

卷之十八
五

汲古閣

楊倫蘇松等議取廢驛故地爲貢院凡郡之士
奔走後先肩袂相屬甃堅材良山積雲委自正
月壬子至七月癸亥訖事用緡錢萬五千六百
有奇役工稱是重門大堂高閎邃深繚以脩廡
沈沈翼翼分職庀事各有攸處旣成王公徙利
州路轉運判官書來屬予爲記鄧公又繼以請
明年正月朝奉大夫王公序來知州事則又以
請予發書歎曰俗壞久矣上下相戾後先相傾

者天下皆是也今彭之士大夫與王公鄧公謀
同心協若出一人固已異矣後王公事不出己
而不忌其成不揜其能惟懼後之無傳可不謂
賢哉使士之貢於朝而仕者揆時之宜從人之
欲以舉萬事如王公鄧公視人之善若己有之
如後王公則利澤被元元勲業垂竹帛將孰禦
焉士尚知所勉哉四年五月丁未朝散郎主管
台州崇道觀陸某記

渭南文集

卷之十八
六

汲古閣

撫州廣壽禪院經藏記

淳熙己亥冬十二月予使江西治在撫州其東
是爲廣壽禪院每出輒過焉僧守璞方爲輪藏
予之始至也纔屹立十餘柱其上未瓦其下未
甃其旁未垣經未匭職其止山立其作雷動神
呵龍負可怖可愕丹堊金碧殆無遺功而守璞
儼然燕坐爲其徒說出世間法土木梓匠之問
不至丈室若未嘗有是役者比明年冬十一月

予被命詣行在所璞乃礪石乞予爲記予慨然
語之曰子棄家爲浮屠氏祝髮壞衣徒跣行乞
無冠冕軒車府寺以爲尊也無官屬胥吏徒隸
以爲奉也無鞭笞刀鋸囹圄桎梏與夫金錢粟
帛爵秩祿位以爲刑且賞也其舉事宜若甚難
今顧能不動聲氣於期歲之間成此奇偉壯麗
百年累世之迹予切怪士大夫操尊權席利勢
假命令之重耗府庫之積而翫歲愒日事功弗
渭南文集
昭又遺患於後其視子豈不重可愧哉旣諾其
請又具載語守樸者以勵吾黨云是月十九日
朝請郎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賜緋魚
袋陸某記

成都犀浦國寧觀古楠記

予在成都嘗以事至沉犀過國寧觀有古楠四
皆千歲木也枝擾雲漢聲挾風雨根入地不知
幾百尺而陰之所庇車且百兩正晝日不穿漏

夏五六月暑氣不至凜如九秋成都固多壽木
然莫與四楠比者予蓋愛而不能去者彌日有
石刻立廡下曰是仙人遽君手植予歎曰神仙
至人手之所觸氣之所呵羸疾者起盲聵者愈
榮茂枯朽而金玉瓦石不難况其親所培植哉
久而不槁不死固宜欲爲作詩文會多事不果
嘗以語道人遽昌老真叟以爲恨予旣去蜀三
年而昌老以書萬里屬予曰國寧之楠幾伐以
涇南文集

卷之十八
八

汲古閣

營繕郡人力全之僅乃得免懼卒不免也君爲
我終咎意予發書且歎且喜夫勿翦憩棠恭敬
桑梓愛其人及其木自古已然姑以蜀事言之
則唐節度使取孔明祠柏一小枝爲手板書於
圖志今見非詆蔣堂守成都有美攻止以築銅
壺閣伐江瀆廟一木坐謠言罷亦書國史且王
建孟知祥父子專有西南窮土木之侈沉犀近
在國城數十里間而四楠不爲當時所取彼猶

有畏而不敢者況今聖主以恭儉化天下有夏
禹卑宮室漢文罷露臺之風專闢方面皆重德
偉人豈其殘滅千歲遺迹侈大棟宇爲王孟之
所難哉意者特出於吏胥梓匠欺罔專恣以自
爲功而已使有以吾文告之者讀未終篇禁令
下矣然則其可不書淳熙九年六月一日朝奉
大夫王管成都府玉局觀山陰陸某記

書巢記

渭南文集

卷之十八
九

及古閣

陸子旣老且病猶不置讀書名其室曰書巢客
有問曰鶴巢於木巢之遠人者燕巢於梁巢之
襲人者鳳之巢人瑞之巢之巢人覆之雀不能
巢或奪燕巢巢之暴者也鳩不能巢伺鶴育雛
而去則居其巢巢之拙者也上古有有巢氏是
爲未有宮室之巢堯民之病水者上而爲巢是
爲避害之巢前世大山窮谷中有學道之士棲
木若巢是爲隱居之巢近時飲家者流或登木

杪酣醉叫呼則又爲狂士之巢今子幸有屋以居牖戶墻垣猶之比屋也而謂之巢何邪陸子曰子之辭辯矣顧未入吾室吾室之內或栖於櫝或陳於前或枕藉於床俯仰四顧無非書者吾飲食起居疾痛呻吟悲憂憤歎未嘗不與書俱賓客不至妻子不覲而風雨雷電之變有不知也間有意欲起而亂書圍之如積槁枝或至不得行則輒自笑曰此非吾所謂巢者耶乃引渭南文集

卷之十八

汲古閣

客就觀之客始不能入旣入又不能出乃亦大笑曰信乎其似巢也客去陸子歎曰天下之事聞者不如見者知之爲詳見者不如居者知之爲盡吾儕未造夫道之堂奧自藩籬之外而妄議之可乎因書以自警淳熙九年九月三日甫里陸某務觀記

景迂先生祠堂記

朔州船塢新作故侍讀晁公祠成監場事襄陽

王君鈐因通判州事丹陽蘇君玘移書某爲之
記自春徂秋凡十許書請不勸某於公爲彌甥
方踉蹌學步時已獲拜公則今於爲記誠不當
以薄陋辭謹按公諱說之字以道一字伯以父
自號景迂生元豐元祐間已爲知名士崇寧後
坐上書邪等斥不得立朝臨民故連爲祠廟筦
庫吏其爲船場則大觀政和間也寓舍直桃華
渡而官寺有亭曰超然公方爲世僇人士夫遇

涇南文集

卷之十八
十一

汲古閣

諸途噤莫敢語況有拜牀下者簿書稍暇則以
讀書爲樂時時見於文章如汪伯更哀辭祭鄒
忠公文皆傳天下亦間與爲佛學者延慶明智
師遊論著所謂天台教至今其徒以爲重雖然
此猶未足言公也公之學深且博矣於易自商
瞿下至河南邵先生於書自伏生下至泰山姜
先生於詩雜以齊魯韓三家不枯於毛鄭於春
秋攷至賈誼董仲舒不膠於啖趙其所引據多

先秦古書藏山埋冢之祕卓乎獨立確乎自信
雖引天下而與之爭不能奪卒成一家之說與
諸儒竝傳向莽擯斥疏置於荒遠寂寞之地如
在船塢時則雖公之敏此功未易成也於虘士
之棄日豈皆馳騫於富貴功名哉弊精神於事
爲之末謀衣食於涯分之外忽焉不知老之至
者多矣登堂而望公之風采讀記而稽公之學
術其亦可自省哉公之文章本二百卷中原喪

渭南文集

卷之十八
十二

汲古閣

亂後其家復集之益以南渡至歿時所作纔得
六十卷而士大夫猶未盡見也郡人能言公舊
事者曰一日部使者來治船事詬責甚峻公從
容對曰船待木乃成木非錢不可致今無錢致
木則無船適宜使者爲發愧去觀公平生大節
一言折庸人之驕蓋不足書而郡人所願書故
亦不敢略云淳熙十年九月丁丑朝奉大夫主
管成都府玉局觀山陰陸某記并書

圓覺閣記

淳熙十年某月某日徑山興慶萬壽禪寺西閣落成會是歲某月某日詔賜住持僧寶印御注圓覺經且命某爲之序於是道俗咸曰賜經與閣成同時宜榜曰圓覺之閣且刻石以侈盛事於是又咸曰陸某宜爲記寶印以衆言來諭某於山陰大澤中某蹴然不敢辭恭惟聖天子以聰明睿智之資體堯蹈舜深造道妙悟一心於

渭南文集

卷之十八
十三

汲古閣

萬法之中旣已博極皇墳帝典羲圖魯史之祕而象胥所傳木葉旁行亦莫不究極以大圓覺爲我世界悼士之陋多岐私智昧乎大同乃以萬機之餘親御訓釋凡十二士之所問調御之所說佛陁波羅之所譯宗密之所注裴休之所言皆氷釋縷解於宸筆之下十日竝照物無道形百川東歸海無異味如旣望月無有缺減如大寶鏡莫不照了東夷南蠻西戎北狄霜露所

墜日月所照莫不共此大園覺中魯之蓬掖楚
之黃冠竺乾之染衣祝髮平時相與爲矛盾爲
氷炭者亦莫不共在此大園覺中不偏不欠不
迷不謬垂之千萬億世亦莫不然而寶印以山
林枯槁之士名徹九重得以大覺禪師懷璉入
侍仁宗皇帝故事覲清光承聖問受好賜序鉅
典又此閣壯麗首冠一山費至三十萬錢其落
成也適當賜經之時山川動色神龍踴躍於虜

渭南文集

卷之十八
十四

汲古閣

盛哉方閣之未建也東偏有千僧閣紹興中大
慧禪師宗杲法門之傑方住山時衆溢千數故
以是名閣然自今觀之雖阿僧祇衆猶爲有限
量也豈若園覺之廣大無邊也哉顧某衰且病
學問廢落文息局澁而名山盛事本末闕濶非
區區筆力所能演述實以爲愧懼云淳熙十年
十一月十四日朝奉大夫主管成都府玉局觀

陸某記

能仁寺捨田記

淳熙十三年三月乙巳承節郎河東薛純一詣
紹興府自言生長太平蒙被德澤念亡益縣官
不勝悽悽報國之心願以家所有山陰田千一
百畝歲爲米千三百石有奇入大能仁禪寺祝
兩宮聖壽安撫使龍圖丘公視牒異之問所以
然純一曰晉漢卜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且
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有財者而
渭南文集

卷之十八
十五

汲古閣

輸之如此可滅也今天子垂拱穆清北虜警服
歲時奉貢純一弗獲傾貲備軍興一日費故因
像教爲兩宮祈年誠愚戇不識法令罪死不宥
願言之朝卽伏斧鑕不敢悔於是龍圖公嘉其
意爲上尙書戶部純一乃因寺之住持僧子所
來告予請撰次本末爲記予辭謝不可則語之
曰子雖列在勇爵曩嘗舉進士試禮部繼今能
益修其業以自致於顯榮則所以報國者豈若

是而已雖然是已足以勵風俗助教化使貪冒者廉怠忽者奮享祿賜而忘報者愧豈不可書也哉田之頃畝賦役及別以錢權其子本以待凶歲則具書於碑陰俾後有攷焉五月十三日記

常州開河記

隋疏大渠自今京口毗陵姑蘇嘉興以抵於臨安初以備巡幸而後世因爲漕運大利故得不

渭南文集

卷之十八
十六

汲古閣

廢渠貫毗陵城中徐行東注獨南水門受荆溪之水爲惠明河醜爲二股皆會於金斗門慶曆中太守國子博士李公餘慶始疏顧塘河益引惠明水注之漕渠顧塘地勢在漕渠後故俗又謂之後河崇寧初太守給事中朱公彥復增濬之方是時毗陵多先生長者以善俗進後學爲職故儒風蔚然爲東南冠及余公中霍公端友皆策名天下士第一則說者遂歸之後河曰是

爲東南文明之地鄒忠公方居鄉士所尊事而
化服者忠公避不敢居因以後河實之而爲作
記淳熙十四年今太守林公下車逾年旣尊禮
其諸老先生延見其秀民所以表勵風俗而激
勸儒學者日夜不敢少怠弦歌之盛殆軼於承
平時矣而或以後河告者亦不廢也後河自崇
寧後不治者積數十年中更兵亂民積瓦礫及
治家棄滓故地益堅确夏六月林公乃蒐閑卒

渭南文集

卷之十八
十七

汲古閣

捐羨金分命其屬治之不淹旬渠復故道袤若
千深若干脩若干乃以書屬予曰願記其事予
謂渠之興自爲一郡之利不必爲士之舉有司
者設然城南衣冠以杜固鑿而頓減則後河成
廢與士之舉有司者相爲盛衰亦自有理太王
遷岐成王都洛皆觀川原咨卜筮其由來蓋尙
矣則林公兼取焉顧不可哉士益勉之以毋負
公之意公名祖洽字子禮明州鄞人世以經行

顯云渠成之歲十二月二日記

卷第十九

明州育玉山買田記

渭南文集

卷之十八
十八

汲古閣



遷岐成王都洛皆觀川原洛十餘其由來蓋尚
矣則林公兼取焉顧不可哉士益勉之以毋負
顯云渠成之歲十二月二日記

渭南文集目錄

卷第十九

明州育王山買田記

建寧府尊勝院佛殿記

紹興府修學記

重修天封寺記

嚴州重修南山報恩光孝寺記

會稽縣重建社壇記

廣德軍放生池記

鎮江府駐劄御前諸

渭南文集

卷十九目

汲古閣

軍副都統廳壁記

法雲寺觀音殿記

會稽縣新建華嚴院

記

渭南文集卷第十九目錄

終

渭南文集卷第十九

明州育玉山買田記

紹興元年高皇帝行幸會稽詔明州阿育玉山廣利禪寺上仁宗皇帝賜僧懷璉詩頌親札念無以鎮名山慰衆志乃書佛頂光明之捨以賜又申以手詔特許買田贍其徒逾五十年未能奉詔佛照禪師德光以大宗師自靈隱歸老是山慨然曰僧寺毋輒與民質產令也今特許勿渭南文集

卷之十九

汲古閣

用令高皇帝恩厚矣其可弗承且答居靈隱時壽皇聖帝召入禁闈顧問佛法屢賜金錢其敢爲他費乃盡以所賜及大臣長者居士脩供之物買田歲入穀五千石而遣學者義鋹求記於陸某某方備史官其紀高皇帝遺事職也不敢辭惟茲四明表海大邦自嘉祐紹興兩賜宸翰雲漢之章下飾萬物於是山君波神効珍受職龜鼉蛟鱓弭伏退聽惡氣毒霧收斂澄廓萬里

之船五方之賈南金大貝委積市肆不可數知
陂防峭堅年穀登稔於虩盛哉今德光又廣上
賜斬兩宮之壽植天下之福無疆惟休時萬時
億刻之金石於是爲稱咨爾學者安食其間明
己大事傳佛大法報上大恩將必有在不然不
耕而食旣飽而嬉厲民以自饗豈不甚可愧哉
淳熙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朝議大夫尚書
禮部郎中兼實錄院檢討官陸某記

渭南文集

卷之十九

汲古閣

建寧府尊勝院佛殿記

建寧城東永安尊勝禪院成於唐僖昭間壞於
建炎之末稍葺於紹興之唐申自佛殿始方是
時院大壞塗地趣於復立以慰父老心故不暇
爲支久計未四十年遽復頽圯適懷素者來爲
其長老乃慨然曰殿大役也舍是弗先吾則不
武乃廣其故基北南西東各三尺意氣所感助
者四集瓌材珍產山積雲委其最巨者石痕村

之杉脩百有三十尺圍十有五尺其餘蓋稱是
凡費錢三百萬有奇而竹木輒斃黜堊之施者
工人役夫之樂助者不在是數其成之歲月淳
熙戊申冬十一月也越四年紹熙辛亥五
月予友人方君伯謨移書爲懷素求文爲記予
爲之言曰世多以浮屠人之舉事誚吾士大夫
以爲彼無尺寸之柄爲其所甚難而舉輒有成
士大夫受天子爵命挾刑賞予奪以臨其吏民
渭南文集

卷之十九

汲古閣

何往不可而熟視蠹弊往往憚不敢舉舉亦輒
敗何邪予謂不然懷素之來爲是院固非有積
累明白之効佛殿方壞而院四壁立今日食已
始或謀明日之食懷素坐裂瓦折桷腐柱頽垣
之間召工人持矩度謀增大其舊計費數百萬
未有一錢儲也使在士大夫語未脫口已得狂
名有心者疑有言者謗遂而去之久矣浮屠人
則不然方且出力爲之先後爲之輔翼爲之禦

侮歷十有四年如一日此其所以歸然有所成就非獨其才異於人也以十四年言之不知相之拜者幾人免者幾人將之用者幾人黜者幾人禮樂學校人主所與對越天地作士善俗與夫貨財刑獄足用而弼教藩翰之臣古所謂侯國者大抵倏去忽來吏不勝紀彼懷素固自若也則其有成曷足怪哉且懷素之爲是院不獨致力於佛殿凡所謂堂寢之未備者廊廡之朽

渭南文集

卷之十九
四

汲古閣

敗者皆一新之今老矣無他徒意使不死復十四年或過十四年皆未可知也則是院之葺又可前知邪而士大夫凜凜拘拘擇步而趨居其位不任其事護藏蠹萌傳以相諉顧得保祿位不蹈刑禍爲善自謀其知耻者又不過自引而去爾天下之事竟孰任之於虜是可歎也已懷素三衢人少從道行禪師游能得其學伯謨名士繇莆陽人六月甲申中奉大夫提舉建寧府

武夷山冲佑觀陸某記

紹興府脩學記

八卦有畫三墳有書經之原也典教有官養老
有庠學之始也歷世雖遠未之或異不幸自周
季以來世衰道微俗流而不返士散而無統亂
於楊墨賊於申韓大壞於釋老爛漫橫流不可
收拾始有重編彙簡樓以巨輪象龍寓人飾黃
金珂璧怪珍之物誘駭愚稚而六經寢微穹閣

渭南文集

卷之十九

汲古閣

傑屋上摩霄漢黜聖髹丹窮極工技其費以億
萬計而學校弗治自周衰至五代幾二千歲而
後我宋誕受天命崇經立學以爲治本十二聖
一心罔或怠忽然竊嘗考之方周盛時天子所
都旣竝建四代之學而又黨有庠遂有序畿內
六鄉鄉有黨百五十六遂遂有鄙如黨之數遂
序黨庠蓋互見之則是千里之內爲序十有二
爲庠三百何其盛也今畿內之郡皆僅有一學

較於周不及百之二而又不治則爲之牧守者
得無任是責邪會稽拱行在所爲東諸侯之冠
宜有以宣聖化倡郡國而學未稱給事中栝蒼
王公信來爲是邦政成令行民物和樂臺榭弗
崇陂池弗廣而惟學校是先燕遊弗親厨傳弗
飾而惟養士是急下車未久與殿崇閣邃宇脩
廊講說之堂絃誦之舍以葺以增不日訖事以
其饗殮未足也則爲之售常平之田以其見聞

渭南文集

卷之十九
六

汲古閣

未廣也則爲之求四方之書食有餘積書罕未
見然公猶以爲慊曰上下之禮服器未復古也
又爲之新冕弁衣裳帶紳佩舄之屬自邦侯至
諸生各以其所宜服鼎俎尊彝豆籩簠簋之屬
自始奠至受胙各以其所宜用無一不如禮式
公廼齋心脩容來宿於次質明陟降揖遜進退
蹠起俯首屏氣如懼弗克禮成士僉曰公以躬
行先我我處於鄉弗篤於孝悌忠信出而仕弗

勉於廉清正直不獨不可見公仰天俯地其何
心見父兄長老其何辭教授陳君自強與諸生
以其言來告曰願有紀某老病不獲奉俎豆以
從公後喜士之能承公也於是乎書紹熙二年
九月癸酉中奉大夫提舉建寧府武夷山冲佑
觀陸某記

重修天封寺記

淳熙丙午春予以新定牧入奏行在所館於西
渭南文集

卷之十九
七

汲古閣

湖上曰與物外人遊多爲予言淨慈有慧明師
者歷抵諸方如汗血駒所至蹴蹋萬馬皆空方
是時知其得法而不知其能文後四年予屏居
鏡湖上剛來訪予談道之餘縱言及文辭卓然
雋偉非凡子所及方是時知其能文而不知其
有才剛旣從予遊彙曰乃曳杖負笠入天台山
爲天封主人是山也巖嶂蘄絕爲天台四萬八
千丈之冠林麓幽邃擅智者十二道場之勝然

地偏道遠遊者旣寡施者益落踳居之彌年四方間道之士以天封爲歸植福樂施者踵門選至雖却不可於是自佛殿經藏阿羅漢殿鍾經二樓雲堂庫院莫不畢葺敞爲大門繚爲高垣周爲四廡屹爲二閣來者以爲天宮化成非人力所能也又裒其餘作二庫曰資道曰博利以供僧及童子紉浣之用彼庸道人日夜走衢路丐乞聚畜蓋未必能辦此踳方爲其徒發踳大

渭南文集

卷之十九
八

汲古閣

事因緣錢帛穀粟之問不至丈室而其所立乃超卓絕人如此豈非一世奇士哉予嘗患今世局於觀人妄謂長於此者必短於彼工於細者必略於大自天封觀之其說豈不淺陋可笑哉會踳以書來求予文記其寺之廢興因告以予說使併刻之庶幾覽者有所儆焉紹熙三年三月三日中奉大夫提舉建寧府武夷山冲佑

觀山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陸某記

嚴州重修南山報恩光孝寺記

浙江自富春泝而上過七里瀨桐君山山益秀水益清烏龍山崛起千仞鱗甲爪鬣蜿蜒盤踞嚴州在其下有山直州之南與烏龍爲賓主烏龍以雄偉南山以秀邃形勢壯而風氣固是爲太宗皇帝高宗皇帝受命賜履之邦登高四望則樓觀雉堞騫騰縈帶在鬱葱佳氣中兩山對峙紫翠重複信天下名城也南山報恩光孝禪

渭南文集

卷之十九

汲古閣

寺實爲諸刹之冠質於地志及父老之傳唐末有僧結廬於山之麓名廣靈菴慶曆中始斥大之爲廣靈寺紹聖中易禪林佛印大師希祖實爲第一代始徙寺於山巔今寺是也崇寧中賜名天寧萬壽紹興中易今名初郡長者江氏爲塋七級與寺俱燬於宣和之盜厥後文則來居而寺復法琦來助而塋建及得智廓仲玘而學者雲集廓不期年示滅凡今之營繕崇成者皆

玘也如來大士有殿演法會齋有堂安衆有寮
樓鍾有樓寢有室遊有亭浴有泉又以餘力爲
門爲廡爲庫爲垣爲磴路爲禦侮力士之像未
五六年百役踵興無一弗備郡人童天祐天錫
方珍出貲爲最鉅老僧智貴傾其衣囊助施爲
尤難若夫以宿世願力來爲外護取郡之積木
以終成之者太守殿中侍御史冷公世光也寺
之役旣成冷公適有歸志遂奉祠以去豈非緣
渭南文集

卷之十九

汲古閣

法哉予亦嘗來爲守廓及玘皆予所勸請則於
是山不爲無夙咎緣故玘來求予爲記予行天
下多矣覽觀山川形勝考千載之遺迹未嘗不
慨然也晚至是邦觀烏龍似赤甲白鹽南山似
錦屏一水貫其間紆餘澄澈似渭水而南山崇
塏廣殿層軒脩廊山光川靄鍾鳴鯨吼遊者動
心過者駭目又甚似漢嘉之凌雲蓋兼天下之
異境而有之騷人墨客將有徙倚太息援筆而

賦之者予未死尙庶幾見之紹熙四年二月庚申記

會稽縣重建社壇記

古者侯國地之別三爵之等五皆有宗廟社稷秦黜封建置郡守縣令於是古之命祀惟社稷尙存陵夷千餘載士不知學古吏不知習禮其祀社稷徒以法令從事畿封壇壝服器牲幣一切苟且取便於事無所考法宋興文物寢盛自

渭南文集

卷之十九
十一

汲古閣

朝廷達於下州叢邑社稷之祀略皆復古不幸中更犬戎之旤兵氛南被吳楚中興七十年郡縣之吏往往惟餉軍弭盜簿書訟獄爲急及吏以期告漫應曰如令至或移疾弗至雖朝廷所班令式或未嘗一視況三代之舊典禮乎會稽之爲邑實奉陵寢且在安撫使提點刑獄邊舉常平治所有將迎造請之役有符檄期會

之煩救使內家及官室近屬一歲屢至亭傳道

路舟車徒役一有不~~不~~在會稽者十居七八

故今於祀事尤不~~不~~社在禮神坊曰社曰

稷曰風師曰雨師曰雷神凡五壇皆弗不治祀

則芟舍以爲次凡祀之費一出於吏雨則寓於

吳越王祠之門承議郎四明王君時會之來爲

令始至周視壇所喟然歎曰幸爲政於此得有

人民社稷事孰大於是者廼卽其地爲垣八十

丈築屋四楹有門以時其啓閉有庫以儲其器

涓南文集

卷之十九
十二

汲古閣

物用宋之櫟豐之粉榆故事藝松五十又稽合

制度橐秸莞席幣篚樽俎豆籩簋勺冪莫不

如式粢盛酒醴牲牢莫不共給獻有次祝有位

齊有禁省饌食爵奠幣飲福望燎望瘞有儀祝

事各以其日王君祇敬齊栗與其僚從事禮成

而退無違者會稽歲比不登及是雨暘時若歲

以大豐民歌於途農扠於埜皆曰吾令致力於

神神實響畬吾其可忘於是父老子弟相與告

予請記其事予曰爲政之道無他知先後緩急之序而已王君設施知所先急如此雖欲不治得乎雖然是皆朝廷以班郡縣者王君特能舉之爾後來者顧獨不能邪故予詳記始末所以告無窮也慶元二年五月二十日中大夫提舉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山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陸某記

廣德軍放生池記

渭南文集

卷之十九
十三

汲古閣

古者臣之愛其君何其至也其禱祈之辭曰受天百祿曰子孫千億曰如南山之壽一語言一飲食未嘗忘君然不聞有以羽毛鱗介之族祈其君之福者蓋先王盛時山澤有虞川林有衡漁獵有時數罟有禁洋洋乎浩浩乎物各遂其生養之宜所謂漉陂竭澤者蓋無有也所謂相响以溼相濡以沫者蓋未見也至於後世德化弗行厲禁弗施廣殺厚味暴殄天物放而不知

止舍耒耜而事網罟者日以益衆於是_有以放生名池用祝壽祺者而唐顏真卿之石刻始傳於世宋興十三聖相繼以深仁盛德極高蟠厚鳥獸魚鼈咸若矣而四方郡國猶相與築陂儲水修放生故事所以廣聖澤之餘有不敢忍者惟廣德軍舊以郡圃後池爲之地隘水泉淺涸不與事稱承議郎曾侯舉以慶元二年來領郡事顧而太息會以事至子城西稍南得巨溪者

渭南文集

卷之十九
十四

汲古閣

延袤百步泓渟澄澈蒲柳列植藻荇縈帶水光天影盪摩上下爲一郡絕景侯因其故而加治焉築屋於其會名曰溪堂民不勞財不費煥然告成重明節率僚吏放鱗介千計望行在拜手稽首禮成而退父老童穉縱觀興歎以爲廣德爲郡以來逾二百年所未之有侯移書笠澤陸某諱爲說某復之曰侯奉天子詔來爲守於此

一賦役非其時一訟獄非其情窮僻下里匹夫

匹婦有一愁歎侯之責也能不負此責然後足以對揚天子休命而致歸美報上之意放生之舉蓋賢守善其職之一事爾豈特是而止哉期年政成將屢書之中大夫提舉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山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陸某記

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副都統廳壁記

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副都統武功大夫和州

防禦使淄川夏侯君書來諭予於山陰澤中曰

渭南文集

卷之十九
十五

汲古閣

吾軍有都統爲一軍大將內以屏衛行在外以控扼梁楚隱然一長城也又置副都統一員以佐其長智勇相資寬猛相濟有事則或居或行更出迭歸無事則同籌共畫於帳中而制敵於千里之外其任可謂重矣而副都統自設官以來今三十有八年歷官十人再至者一人未有壁記後將無所攻質子爲我書而刻其姓名可乎予與夏侯君南北異鄉東西異班出處壯老

異致然每見其撫劍抵掌談中原形勢兵法奇
正未嘗不太息恨不與之周旋於軍旅間也君
亦謂予非齷齪老書生以兄事予甚敬則今日
之請尙何辭然今天子神聖文武承十二聖之
傳方且拓定河洛規恢燕趙以卒高皇帝之武
功則宿師江淮蓋非久計夏侯君亦且與諸將
移屯玉關之西天山之北矣予雖老尙庶幾見
之慶元四年正月甲子陸某記

渭南文集

卷之十九
十六

汲古閣

法雲寺觀音殿記

浙東之郡會稽爲大出會稽城西門循漕渠行
八里有佛刹曰法雲禪寺寺居錢塘會稽之衝
凡東之士大夫仕於朝與調官者試於禮部者
莫不由寺而西餞往迎來常相屬也富商大賈
操楫挂席夾以大艫明珠大貝翠羽瑟瑟之寶
重載而往者無虛日也又其地在鏡湖下灌溉
瀆泄最先一邦富比封君者家相望也故多施

者寺易以興然建炎唐戍胡虜之馘亦以近宮
道首廢於火一瓦不遺至僧曰道亨爲一方所
信度弟子三十二人慨然自任以興復之事未
成者十七而沒其後有自修者始爲三門法堂
經藏等予適得率嚴般若涅槃寶積數百卷以
施之草創未畢而修謝去自是寺以不得人又
廢木剪竹伐鐘鼓不鳴白衣穰居之屠牛牧豕
莫敢孰何初先楚公爲尚書左丞請於朝以證

渭南文集

卷之十九
十七

汲古閣

慈及法雲爲功德院歲度僧一人三年間證慈
得其二法雲得其一故太傅與楚公祠堂肖像
具存予自蜀歸始言於府請逐白衣而命契彝
者主之彝與亨俱東陽人人固已喜而彝又有
器局才智居之且二十年創佛殿及像設費甚
厚談笑而成重建三門翼以兩廡巍然大剎矣
彝沒予以告府牧尚書葉公以其弟子道澤繼
之澤少年志節清苦言議英發人皆畏其嚴而

服其公於是予以大屋四楹施以爲觀音大士殿雖然尙未易成也澤卽日走四方謀之三年遂建殿殿之雄麗冠於一刹予又施以禪月所画十六大阿羅漢像龕於兩壁觀者起敬施者踵至自火於唐戍及今唐申實七十載殆若有數然卒成之者繫彝與澤父子積勤不懈之力也予嘗謂事物廢興數固不可逃而人謀常參焉予遊四方凡通都大邑以至遐陬夷裔十家

渭南文集

卷之十九
十八

汲古閣

之聚必有佛刹往往歷數百千歲雖或盛或衰要皆不廢而當時朝市城郭邑里官寺多已化爲飛埃鞠爲茂草過者吊古興懷於狐嗥鬼嘯之區而佛刹自若也豈獨因果報應之說足以動人而出其財力亦其徒堅忍強毅不以豐凶難易變其心子又有孫孫又有子必於成而後已彼之不廢固宜予因彝與澤之事而有感焉併載其說士大夫過而稅駕者讀之其亦有感

也夫慶元五年秋七川唐午記

會稽縣新建華嚴院記

會稽五雲鄉有山曰黃琢山之麓原野曠水泉
冽岡巒抱負崑嶂森立而地弗不治者不知幾
何年或謂古嘗立精舍以待天衣雲門遊僧之
至者有石刻具其事其後寺廢石亡獨龜趺猶
在父老類能言之慶元三年有信士馬君正卿
聞而太息乃與其弟崧卿以事親收族之餘貲
渭南文集

卷之十九
十九

汲古堂

買地築屋擇僧守之凡僧若士民之道出於此
者皆得就憩猶以爲未廣也則爲堂殿門廡倉
齋庖湍凡僧居之宜有者悉備而殖產使足以
贍足其徒猶懼其不能久也告於府牧丞相葛
公以華嚴院額徙置焉可謂盡矣而其意猶未
已也曰年運而往或者欺有司而寓其孥則院
廢矣家世隆替不可常萬分一有子孫以貧故
規院之產侵院之事則僧散矣於是因其同學

於佛者朝奉郎致仕曾君迅叔遲來請予文刻
之石庶來者知此院經理之艱勤則不忍寓其
孥子孫知乃祖乃父志願之堅確則不忍規其
產侵其事設若有之而至於有司則賢守善令
必有以處此雖至於數百千歲此院猶不廢也
予報之曰僧居之廢興儒者或謂非吾所當與
是不然韓退之著書至欲火其書廬其居杜牧
之記南亭盛贊會昌之毀寺可謂勇矣然二公

渭南文集

卷之十九
二十一

汲古閣

者卒亦不能守其說彼浮圖突兀三百尺退之
固喜其成而老僧挈衲無歸寺竹殘伐牧之亦
賦而悲之彼二公非欲納交於釋氏也顧樂成
而惡廢亦人之常心耳則君之志叔遲之請與
予之記之也皆可以無愧矣慶元五年八月甲
子中大夫致仕山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陸

某撰并書丹

渭南文集卷第十九

渭南文集目錄

卷第二十

居室記

邵武縣興造記

諸暨縣主簿廳記

婺州稽古閣記

智者寺興造記

常州犇牛閘記

盱眙軍翠屏堂記

上天竺復菴記

東籬記

嚴州釣臺買田記

渭南文集

卷廿目

汲古閣

東籬記

嚴州釣臺買田記

刊印軍翠屏堂記

上天竺復菴記

智者寺興造記

常州犇牛閘記

諸暨縣主簿廳記

婺州稽古閣記

居室記

邵武縣興造記

卷第二十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目錄

終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

居室記

陸子治室於所居堂之北其南北二十有八尺東西十有七尺東西北皆爲窗窗皆設簾障視晦明寒燠爲舒卷啓閉之節南爲大門西南爲小門冬則析堂與室爲二而通其小門以爲與室夏則合爲一而闢大門以受涼風歲暮必易腐瓦補罅隙以避霜露之氣朝晡食飲豐約渭南文集

卷之二十

汲古閣

惟其力少飽則止不必盡器休息取調節氣血不必成寐讀書取暢適性靈不必終卷衣加損視氣候或一日屢變行不過數十步意倦則止雖有所期處亦不復問客至或見或不見能問與人論說古事或共盃酒倦則亟捨而起四方書疏略不復遣有來者或亟報或守累日不能報皆適逢其會無貴賤疎戚之間足跡不至城市者率累年少不治生事舊食奉祠之祿以自給

秩滿因不復敢請縮衣節食而已又二年遂請
老法當得分司祿亦置不復言舍後及旁皆有
隙地蒔花百餘本當敷榮時或至其下尚竿坐
起亦或零落已盡終不一往有疾亦不汲汲近
藥石久多自平家世無年自曾大父以降三世
皆不越一甲子今獨幸及七十有六耳目手足
未廢可謂過其分矣然自計平管於方外養生
之說初無所聞意者日用亦或默與養生者合
渭南文集

卷之二十一

汲古閣

故悉自書之將質於山林有道之士云慶元六
年八月一日山陰陸某務觀記

邵武縣興造記

太平興國五年詔卽建州邵武縣置邵武軍而
縣爲屬其治在軍之東建炎三年盜起閩縣邵
武亦被兵焚官寺民廬略盡紹興十年作譙門
十六年作守丞治所於是學宮軍壘囹圄倉廩
以次皆復其舊獨縣故地廢爲教場而縣寓尉

解至二十一年知縣事葉邃始復縣治未及成
安撫使用兵官王存之請卽日撤除滌地皆盡
而縣徙寓武陽驛乾道六年知縣事尤昂始作
縣門它猶未暇及慶元四年宣義郎史君定之
來爲縣始至而歎曰縣古子男國也因時之治
忽政之善否以爲盛衰自建炎己酉訖今歲在
戊午凡七十年自高宗皇帝至今天子歷四聖
寬賦薄征休養元元歲且屢豐公饒私餘生齒

渭南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三

汲古閣

繁滋考之九域圖郡戶八萬七千九百有奇今
增五萬四千二百有奇爲戶十四萬二千一百
有奇可謂盛矣而邵武一邑獨當戶五萬六千
四百有奇爲郡境十之四則吾邑顧不又盛哉
而反寓其治於傳舍詔勅法令圖志符檄護藏
不嚴棲列無所決訟問囚延見丞佐與賓客之
來者其地皆褊迫庫陋仰漏旁穿非所以宣布
德澤示民以上下之分也念非所先姑置弗議

比爲政期年家無弗伸之寃庭無弗直之訟善
無濫刑惡無佚罰太守趙侯不謫知君爲深君
所設施郡未嘗以勢撓焉以故君之政成民之
俗變有所爲輒莫成之於是始有意於新縣治
矣會得吏蠹與用度之餘爲錢百餘萬自五年
七月甲午鳩工至十月己巳落成出令有所燕
息有次勞賓有館胥吏徒役咸有寧宇貨布器
物各司其局事立令行老稚舞歌視承平舊觀

渭南文集

卷之二十一
四

汲古閣

有加焉而木章竹箇瓦甃髹丹悉視時低昂交
手畀梓匠朽鏝百工之來者得直皆如私家
訖事民不及知吏不得訟以爲奸非君之才有
餘顧能若是哉堂之名有九曰畫簾曰無私曰
近民曰仁平曰居敬樓曰瞻雲軒曰讀書曰如
水亭曰海棠其扁榜多君自書有筆法其命名
之意卽其地可知故不詳著君蓋故丞相太師
魏公之孫予魏公客也故君與趙侯皆以記縣

之興造爲請予受知魏公時甫壯歲爾俯仰四十餘年同時賓客凋喪略盡而予偶獨後死見君以才稱於世且猶能秉筆有所紀述亦可謂幸矣故不復辭慶元六年九月癸酉中大夫直學士閣致仕陸某記并書

渭南文集

建炎紹興間予爲童子遭中原喪亂渡河泆汴涉淮絕江間關兵間以歸方是時天子暴衣露

渭南文集

卷之二十一
五

汲古閣

蓋櫛風沐雨巡狩四方曾不期月休也大臣崎嶇於山海阻險之地草行露宿不敢告勞亦宜矣況於州牧郡守以降遂條一履以治其事者相望又況降而爲縣令丞簿者哉及王室中興內外麤定然郡縣吏寓其治於郵亭民廬僧道士舍者尚比比皆是積累六七年四聖相授天下日益無事兵寢歲登用度饒餘然後皆得稍復承平之舊至於縣則有迄今苟且因循者

王簿在縣官中卑於令丞而冷於尉非甚有才則其舉事爲尤難若諸暨王簿丁君密者可謂才矣君海陵人也今居吳世有顯人爲吏精察而平恕學工文辭而不忽簿書期會之事嘗兼攝丞久之得添給不取一錢皆用以新王簿之解諸暨舊無丞元豐間置丞徙王簿以居之而王簿更得解乃故鹽齋藉溼支傾殆不可居然閱百二十年爲王簿者凡幾人至君乃更新之

渭南文集

卷之二十一
六

汲古閣

不亟不徐不侈不陋不費於公不斂於民竹箇木章瓦甃丹堊不蠹不苦窳不漫漶堂後舊有池自君來比二歲產異蓮駢跗邑人謹傳以爲君且通貴之祥相與名其池上之亭曰雙蓮君故不喜怪而邑人之意如此亦足知其得民也君與予之子子虞遊乃因子虞請記歲月予不得辭也昔我藝祖肇造區夏當乾德六年二月癸亥嘗詔郡縣吏代歸者皆上其官舍敝壞或

興葺之數於有司以爲殿最於庠祖宗明詔具在汗簡而近世乃有相戒以爲非急務且徒速謗者獨安取此哉予嘗備太史牛馬走獲窺金匱石室之藏故敢併記之以曉他在仕者嘉泰元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大夫直華文閣山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致仕陸某記

婺州稽古閣記

大觀二年九月乙丑天子旣大興學校舉經行

渭南文集

卷之二十七

汲古閣

之士於是詔天下州學經史閣皆賜名稽古婺州稽古閣者本以閣之下爲講堂而閣用大觀詔書易名紹興中學廢於火及再建講堂雖復其故不暇爲閣至嘉泰元年太守丁公逢乃卽講堂後得舊直舍地以爲閣而請於今參知政事許公大書其顏公書宏偉有漢法於是閣一日而傳天下丁公旣代去曾公臬來爲郡閣之役尙未旣也於是窗戶闌楯瓦甃髹丹粲然皆

備又爲兩廡達於講堂高廣壯麗無遺力南山
在其上雙谿繚其下煙雲百變朝暮獻狀閣之
後有仰高堂舊祠資政宗公澤尚書梅公執禮
中書舍人潘公良貴三公皆郡人有忠義大節
而祠庫陋且弗葺曾公徹而大之始奕奕與閣
稱曾公以邦人之請及州學教授潘君夢得所
敘移書史官山陰陸某願記其始末時方修孝
宗光宗兩朝實錄業大事竣而奏篇有程久乃
渭南文集

卷之二十一

汲古閣

能如曾公之請夫堯舜禹臯陶書紀其事雖不
同然未嘗不同者稽古也稽古必以書前乎堯
舜之書其易之始畫與典墳乎易之畫幸在至
今而三墳五典自楚倚相以後不聞有能盡讀
者世所共歎也雖然今讀易不能知伏羲之心
讀典誤不能知堯舜禹臯陶之心雖典墳盡在
亦何益於稽古故予以爲士能玩易之畫與身
親見處義等反覆盡心於典謨與身親見堯舜

禹臯陶等能親見聖人而不能佐其君興聖人之治理豈有是哉士之放逸惰偷不力於學者固所不論學而不親見聖人猶未學也親見不疑而不用於天下則有命焉進則不負所學退則安吾命而無慍斯可仰稱大觀詔書與賢守復閣之意矣士尙勉之嘉泰二年閏月二十五日中大夫直華文閣提舉佑神觀兼實錄院同修撰兼同修國史陸某謹記

渭南文集

卷之二十九

汲古閣

智者寺興造記

婺州金華山智者廣福禪寺浮圖氏所謂梁樓約法師道場國朝開寶九年始爲禪寺自淨悟禪師全肯傳三十七代二百餘年至慶元之五年而仲玘實來方是時事廢不舉地蕪不糞棟橈柱腐垣斷甃缺若不可復爲者玘植杖而四顧曰智者之爲寺天造地設者至矣而人事不能充焉故寢壞至於此天其使我興此地歟乃

諏諸爲地理學者則其言與玘略合蓋寺在金
華山之麓峰嶂屹立林岫間出日月映蔽風雲
吞吐而前之形勢無以畱之如王公大人南嚮
坐帷幄中宜其前有列鼎犬牲之養盛禮備樂
之奉賓客進趨擯相襜翼將吏武士執櫪孰何
然後爲稱今乃巍然獨坐而侍衛者皆奔趨而
去則其威重無乃少損乎於是始議鑿大池瀦
水於門梁其上通大路而增門之址高於故三
渭南文集

卷之二十

汲古閣

之二異時所謂奔趨而去者皆肅然就列恪然
執事則王公大人之尊於是始全則其施置建
立號令賞罰亦何可少訾邪方議之初或謂門
有大木數十必盡去乃可興池役而木所從來
久以是未決忽一夕大風木盡拔若有鬼神相
其役者其亦異矣玘之來百役皆作修廊傑閣
虛堂廣殿至於棲衆養老之室庖湑帑廩之所
繚爲垣墻引爲道路莫不美於觀而便於事後

雖有能者無以加焉玘有道行爲其徒所宗而才智器局又卓然不凡如此故薦紳多喜道之予又與有夙笈且嘗記其嚴州南山興造之盛故玘今又從予求作智者興造記而予友人寧遠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姜公邦傑復以手書助之請未及屬稿而邦傑歿予尤感焉雖耄不敢詞也今茲之役池爲大故書之特諱嘉泰三年十月二十九日記

渭南文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一

汲古閣

常州犇牛閘記

岷山導江行數千里至廣陵丹陽之間是爲南北之衝皆疏河以通餽餉北爲瓜州閘入淮汴以至河洛南爲京口閘歷吳中以達浙江而京口之東有呂城閘猶在丹陽境中又東有犇牛閘則隸常州武進縣以地勢言之自劔爲餽河時是三閘已具矣蓋無之則水不能節水不節則朝溢暮涸安在其爲餽也蘇翰林嘗過犇牛

六月無水有仰視古堰之歎則水之苦涸固久地志槩述本末而不能詳也今知軍州事趙侯善防字若川以諸王孫來爲郡未滿歲政事爲畿內最考古以驗今約己以使人裕民以束吏不以難止不以毀疑不以費懼於是郡之人僉以閘爲請侯慨然是其言會知武進縣丘君壽雋來白事所陳利病益明侯旣以告於轉運使且亟以其役專畀之丘君於是凡閘前後左右

渭南文集

卷之二十一
十二

汲古閣

受水之地悉伐石於小河元山爲無窮計舊用木者皆易去之凡用工二萬二千石二千六百錢以緡計者八千米以斛計者五百皆有奇又爲屋以覆閘皆宏傑牢堅自鳩材至訖役閱三時其成之日蓋嘉泰三年八月乙巳也明年正月丁卯侯移書來請記予謂方朝廷在故都時實仰東南財賦而吳中又爲東南根柢語曰蘇常熟天下足故此閘尤爲國用所仰遲速豐耗

天下休戚在焉自天子駐蹕臨安收貢戎贄四方之賦輸與郵置往來軍旅征戍商賈貿遷者途出於此居天下十七其所繫豈不愈重哉雖然猶未盡見也今天子憂勤恭儉以撫四海德教洋溢如祖宗時齊魯燕晉秦雍之地且盡歸版圖則龍舟仗衛復泝淮汴以還故都百司庶府熊羆貔虎之師翼衛以從戈旗蔽天舳艫相銜然後知此闡之功與趙侯爲國長慮遠圖渭南文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三

汲古閣

之意不特爲一時便利而已侯吾甥也請至四五不倦故不以衰毫辭三月丙子太中大夫充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記

盱眙軍翠屏堂記

國家故都汴時東出通津門舟行歷宋毫宿泗兩隄列植榆柳槐楸所在爲城邑行千有一百里汴流始合淮以入於海南舟必自盱眙絕淮

乃能入汴北舟亦自是入楚之洪澤以達大江
則盱眙實梁宋吳楚之衝爲天下重地尚矣粵
自高皇帝受命中興駐蹕臨安歲受朝聘始詔
盱眙進郡除館治道以爲迎勞宿餞之地而王
人持尺一牘懷柔殊鄰者亦皆取道於此於是
地望益重城郭益繕治選任牧守重於曩歲及
吳興施侯之來爲知軍事也政成俗阜相地南
山得異境焉前望龜山下臨長淮高岡平曠一

渭南文集

卷之二十一
十四

汲古閣

目千里草木蔽虧鳧雁翔泳蓋可坐而數也乃
築傑屋衡爲四楹縱爲七架前爲陳樂之所後
有更衣之地而傍又有麗牲擊鮮與夫吏士更
休之區翼室修廊以陪以擁斷削髹丹皆極工
緻最二十有六間而堂成旣取米禮部芾之詩
名之曰翠屏且疏其面勢於簡繪其棟宇於素
走騎抵山陰澤中請記於予侯與予故相好也
予聞方國家承平時其邊郡遊觀有雅歌之堂

萬柳之亭以地勝名天下雖區脫間猶能詠歎
以爲盛事然嘗至其地者皆謂不可與淮水南
山爲比翠屏之盛又非雅歌萬柳可及則亦宜
有雄文傑作以表出之而予之文不足稱也雖
強承命終以負媿侯名宿字武子於是爲朝散
郎直祕閣開禧元年春正月癸酉記

上天竺復菴記

嘉泰二年上天竺廣慧法師築退居於寺門橋

渭南文集

卷之二十一
十五

汲古閣

南名之曰復菴後負白雲峰前直獅子乳竇二
峰帶以清溪環以美箭嘉木凡屋七十餘間寢
有室講有堂中則爲殿以奉西方像設殿前闢
大池兩序列館以處四方學者炊爨溲浴皆有
其所床敷巾鉢雲布鱗次又以爲傳授講習梵
唄之勤宜有遊息之地以休其暇日則又作園
亭流泉以與學者共之旣成命其弟子了懷走
山陰鏡湖上從予求文以記歲月予告之曰進

而忘退行而忘居知趨前而昧於顧後者士大夫之通患也故朝廷於士之告歸每優禮之又命有司察其尤不知止者以勵名節而厚風俗士猶有不能決然退者又況物外道人初不踐是非毀譽之途名山大衆以說法爲職業愈老而愈尊愈久而人愈歸之雖一坐數十夏何不可者如法師道遇三朝名蓋萬衲自紹熙至嘉泰十餘年間詔書褒錄如日麗天學者歸仰

渭南文集

卷之二十一
十六

汲古閣

如泉赴壑非有議其後者而法師慨然爲退居之舉傾竭橐裝無所顧惜雖然以予觀之師非獨視天竺之衆不啻弊屣加以歲年功成行著遂爲西方之歸則復菴又一弊屣也死生去來無常予老甚矣安知不先在寶池中俟師之歸語今日作記事相與一笑乎開禧元年三月三日記

放翁告歸之三年闢舍東弗地南北七十五尺東西或十有八尺而贏或十有三尺而縮插竹爲籬如其地之數蘊五石瓮瀦泉爲池植千葉白芙蓉又雜植木之品若干草之品若干名之曰東籬放翁曰婆娑其間掇其香以嗅擷其穎以玩朝而灌莫而鉏凡一甲坼一敷榮童子皆來報惟謹放翁於是考本草以見其性質探離騷以得其族類本之詩爾雅及毛氏郭氏之傳

渭南文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七

汲古閣

以觀其比興窮其訓詁又下而博取漢魏晉唐以來一篇一詠無遺者反覆研究古今體制之變革間亦吟諷爲長謠短章楚調唐律訓禽風月煙雨之態度蓋非獨娛身目遣暇日而已魯老子著書末章自小國寡民至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其意深矣使老子而得一邑一聚蓋真足以致此於虛吾之東籬又小國寡民

之細者歟開禧元年四月乙卯記

嚴州釣臺買田記

嘉泰四年詔以嚴州久不治命朝散郎直祕閣
浙西路安撫司參議孫公叔豹爲知州事公至
數月州以大治聞獄無淹繫庭無滯訟幙府閑
暇符檄簡少榜笞之聲不聞於屏外向之逋賦
佚罰皆以時舉倉有餘粟府有餘帛公天資近
道不樂燕遊歌舞優戲之奉又不喜以土木無

渭南文集

卷之二十一
十八

汲古閣

益之事勞其民治事少休則宴坐別室自夜至
旦盥饋而出終歲如一日獨念初赴郡過七里
瀨漢嚴先生釣臺下讀唐興元中崔儒釣臺記
以爲上有平田百畝足以力耕下臨清流足以
垂釣今投釣之地具在而田則亡有乃以屬縣
令訪之則田亦具在旁有流泉雖大旱不竭可
給灌溉而或者輒有之公乃遣語以當歸田直
而取田以爲先生歲時祭享之奉其人難之公

歎曰光武欲與先生共天下而先生不屑也千
有餘歲後吾乃欲必取百畝之田以奉祀事乎
且吾教化未孚而遽望人以輟耕遜畔難矣因
置不問曾有沒官田又從傍買民田足百畝除
其泛科歛以畀浮屠之奉祠者又卽祠之右創
爲佛院棲鐘於樓置經於室僧廬客館略皆有
所度歲人可以食其徒七人而樵汲之役又在
其外則先生之祠可以永世不廢乃礲美石請
渭南文集

卷之二十一
十九

汲古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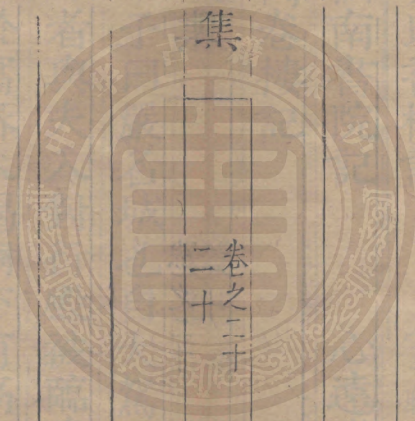
記於予予曰嚴名城也自大駕巡幸臨安以朝
士出守者與夫人對行殿被臨遣而來者大抵
多取道於富春入謁祠下有高山仰止之歎而
恨祠屋弊壞椒桂不以時薦往往咨嗟躊躇久
而後去及其下車則曰困於簿書米鹽將迎燕
勞之事忽焉忘前日之言寒暑再更復上車去
則又過祠下負初心戴媿面而去者袂相屬也
聞孫公之舉得無少自咎哉予二十年前蓋嘗

來爲此邦亦自咎者之一也故喜道孫公之舉
且以勸來者云開禧元年十二月辛未太中大
夫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
戶賜紫金魚袋陸某記
法慈嚴殿記

渭南文集

卷之二十一
二十

汲古閣



只顯金魚袋某記
夫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
且以勸來者云開禧元年十二月辛未太中大
來爲此邦亦自咎者之一也故喜道孫公之舉

渭南文集目錄

卷第二十一

仁和縣重修先聖廟記

湖州常照院記 法慈懺殿記

東陽陳君義莊記 廬帥田侯生祠記

吳氏書樓記 靈祕院營造記

橋南書院記 心遠堂記

萬卷樓記

渭南文集

卷廿一目

汲古閣

萬卷樓記

吳氏書樓記

東陽陳君義莊記

湖州常照院記

法慈懺殿記

卷第二十一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一目錄

終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一

仁和縣重修先聖廟記

聖人之道位天地育萬物可謂大矣然常寓之於宮室祭祀器服度數之間非如後世佛老子廢禮棄樂掃除名分務爲玄默寂滅浩然不可致詰也夫子生於周故其尊以爲師者文王周公也使夫子生於今有不奉孔子顏子孟子以爲先聖先師者乎則今之卽學校以春秋舍奠

渭南文集

卷之廿一

汲古閣

於先聖先師者非獨甲令也方先朝學校盛時縣有學與郡等後以海內多事縣學往往廢壞而所以奉先聖先師者亦苟而已知臨安府仁和縣事謝君庭玉獨慨然以爲急務重責寢食不敢安捐己之公租錢二十萬以經始會得廢寺當沒官錢以佐其費又取吏舍以益其址自開禧元年十二月至二年正月廟乃告成最其費爲錢五十萬吾夫子被袞服冕巍然當坐旣

悉如舊制配享從祀亦皆就列出入有門陟降
有階設燎有庭三獻及受胙瘞幣皆有位儲峙
祭器則又有庫是歲二月上丁將有事於廟吏
言異時惟丞以下執事令以剗劇率不行謝君
曰豈有是哉於是告於府肅恭齋明以時訖事
且來告請記其始末天子中興大業講太平典
禮方自學校始學校之設方自兩赤縣始則茲
廟又學校之權輿也其可闕書三年正月戊寅

渭南文集

卷之廿一

汲古閣

太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致仕渭南縣開國伯食
邑八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記

且來湖州常照院記

天中興大業蓋太平典

管在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文武昭仁
憲孝皇帝龍興河朔克濟大業祀宋配天三十
有六年涵養生齒其數無量遺弓故劔羣臣皆
當追慕號泣息所以報在天之靈至千萬世無
怠無斃而況山林外臣以道藝供奉仗內嘗被

異禮厚賜者乎鎮江府延慶寺僧梵隆以異材
瞻學高操絕藝自結上知不由先容得對內殿
先是隆師固已結廬於湖州菁山號無住精舍
一時名士如葉左丞夢得葛待制勝仲汪內翰
藻陳參政與義皆爲賦詩勒銘傳於天下矣至
是詔賜菴居於萬松嶺金地山江濤湖光映帶
几席壽藤老木岑蔚夭矯隆師方力辭願歸故
巢旣至悅其地且侈上賜幡然願畱久之示化

渭南文集

卷之七十一

汲古閣

上爲悵然不懌賜金歸葬故山及孝宗皇帝嗣
位又命創常照院於無住故址以隆師弟子上
首至叶嗣其事賜田以贍其徒又命充丁亥丁
未本命道場以祈兩殿之福高宗皇帝御德壽
宮賜御書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八字以示名院
本指且賜天申金剛無量壽閣扁榜及紫檀刻
佛號如來閣榜悉御書也又一再賜萬機殿日
所臨晉王羲之帖二十二紙唐陸柬之蘭亭詩

一卷及米芾史略帖一卷題團扇二柄又賜白金助建立於是院悉崇成有釋迦文殊普賢十六阿羅漢殿左則觀音大士道場右則法輪藏室食息有堂鐘經有樓熏浴炊爨儲積各有其所捷椎鼓鐘器亦備足至於遊息臨眺種莠蔬鑿莫不極息致區處之妙而西巖尤爲勝絕曠快之地叶師以老疾請罷院事屏居西巖今皇帝詔從之且命改院爲禪院專以仰薦高宗神

渭南文集

卷之廿一
四

汲古閣

遊世擇其徒有道行者嗣住持事而本澄首被是選實嘉泰四年甲子歲之四月也叶師乃來告曰願有述焉其實紹興朝士歷事四朝三備史官名列策府諸儒之右則與隆師及其子孫雖道俗迹異而被遇則同今叶澄父子晨香夜燈梵唄禪定雖世外枯槁亦有以伸其圖報萬一之意某則不然飽食而安居日復一日飾巾待終而已視叶澄豈不有媿哉故遂秉筆而不

敢辭上以紀三朝眷遇山林學道者之盛德下
以識某媿云開禧三年二月壬子謹記

法慈懺殿記

東出慶元府五十里曰小溪有僧舍曰法慈院
院創於唐咸通中舊號鳳山院歷五季至宋興
院常不廢治平二年始賜今名雖世以院僧主
之然其徒多出遊四方學經論問祖師第一義
或終其身不歸淳熙十四年老宿及後來者始

渭南文集

卷之廿一
五

汲古閣

議作懺殿而如戒等十輩願盡力營之久而不
成十人或死或緣不偶獨如戒智玻行慈誓不
怠廢必遂其始願行乞勞苦積細微以成高大
於是施者墻立助者麇至聞者興歎見者起敬
木章竹箇山積雲委伐石於山陶甃於竈丹漆
黝堊致於四方以紹熙壬子三月癸酉始土工
明年八月庚申始匠事十一月土木皆告成南
北八丈六尺東西五丈八尺而棟之高四丈一

尺眈眈奕奕窮極藝巧雖慶元多名山巨剎然
懺堂之盛未有加法慈者奉釋迦於中而左則
彌勒右則無量壽又以天地鬼神之像陪擁四
旁於序亦盛矣院僧因餘姚普明院僧則華求
予爲記則華恣遊蜀予識之於成都今三十餘
年以故舊不忍拒也乃爲之書而刻施者姓名
於碑陰云

東陽陳君義莊記

渭南文集

卷之廿一
六

汲古閣

東陽進士陳君德高因吾友人呂君友德來告
曰德高不幸早失先人舉進士又輒斥念咎先
人進德高輩於學蓋將使之事君使之字民以
廣我先人之志今雖自力而不合於有司之繩
尺如其遂負所期望付託生何面以奉祭享死
何辭以見吾親於地下不獲施於仕進爲時雨
爲豐年矣獨不可退而施於宗族乎於是欲爲
義莊略用范文正公之矩度而稍增損之以適

時變敢求文於執事者且載其凡於碑陰予復之曰美哉吾子之志也人之情於其宗族遠則疏之彌遠則益疏而至於忘之蓋以身爲親疏而不以先人爲親疏也視兄之子或不若己之子己之子與兄之子自吾父視之有異乎能以父之心爲心則己之子與兄之子且不知其同異矣推而上之大父之孫爲從父兄弟曾大父之曾孫爲從祖兄弟又推而上之至於無服雖

渭南文集

卷之廿一
七

汲古閣

天下長者不能無親疎之殺矣於虐制服不得不若是也若推上世之心愛其子孫欲使之衣食給足婚嫁以時欲使之爲士而不欲使之流爲工商降爲皂隸去爲浮圖老子之徒則一也死而有知豈以遠而忘之哉義莊之設蓋基於是然舉天下言之能爲是者有幾非以爲不美而不爲也力不足也若陳君者自其先人勤勞節約以致饒餘而陳君不敢私有之其地在滕

頭昭福寺之傍初期以千畝今及十之七而吾地在塍頭者止此比鄰感其義皆欲期年間貿易以成之又植桑畜牛築陂以豐衣食之源其諱見碑陰又有最當慮者吾子之心則盡矣後人或貪而專利或嗇而吝出或夸而廣費或挾長挾仕挾有力之助而敗約非有司者別白之則莊且壞不支府牧邑長丞掾曹吏及鄉之卿大夫先生處士其必綱維至張之使久而如一

渭南文集

卷之廿一
八

汲古閣

曰陳氏布衣也其貲產非能絕出一鄉之上而義倡於鄉如此吾徒仕於朝於四方雖未必皆厚祿然聞陳氏之風而不知媿且慕者豈人情也哉於是併書以遺焉君之先君子蓋諱士澄字彥清云開禧三年七月辛丑記

廬帥田侯生祠記

開禧二年八月詔以開封田侯琳爲淮南西路安撫使兼知廬州節制淮西軍馬時虜方入塞

侯既受命謂廬州爲淮西根本而古城又爲州之襟要堅守廬州則淮西有太山之安修復古城則廬州有金城湯池之固異時議者知守南城而已古城不復繕治一日有警如有太阿之利而不持鑄柄七尺之軀而授人腰領幾何其不敗也古城雖不甃而其實峭堅利以禦寇且西北堅城多止用土雖潼關及赫連氏統萬城亦土爾乃躬臨視之芟夷草棘則城果屹如石

渭南文集

卷之廿一
九

汲古閣

壁戈戟皆廢衆始駭服於是增陴浚壕大設樓櫓又有月城亦得地利而卑不可恃則又爲築羊馬城厚六尺高倍之且爲重塹設釣橋而月城亦不可復犯矣然自興役至訖事不三閱月將士爭奮民不與知一旦巍然若役鬼神可謂奇偉不世之功矣城南畢虜果大入道執鄉民問知侯在是相顧曰殊不知乃鐵面將軍也蓋虜自王師攻蔡州時已習知侯名未戰氣先奪

矣察城拒守甚力夜遣偏將自屯所攻其營殺傷數千人萬戶死者二人侯聞捷曰是且伏兵東門夜攻吾水柵以幸一勝乃提親兵隨所向禦之莫不摧破虜知廬州不可近遂解而趨和州侯又亟遣親信間道督光州戍將斷橋梁燒賊艦絕其饗道奪俘虜復取安豐軍又遣萬騎由梁縣援和州會和州亦堅壁虜窮乃盡遯侯又出兵濠州以戰車敗虜屯兵戰車久不用侯

渭南文集

卷之廿一

汲古閣

以意爲之果取勝策勲真拜達州刺史且以車制頒之諸軍侯猶不敢自以爲功方益修水門之備濬河深二丈乃得笮人撒星椿橫亘兩城間始知笮固有此舉遂益植新椿而城之其崇五丈有奇樓櫓稱焉將吏士民聚而謀曰侯之所立如此郡人無以報萬一則不可相與築生祠於城中而移書於予請書歲月予以衰疾辭比書復來則侯捐館舍矣請旣益堅予亦痛若

人之不淑而不獲卒大勲業也故采之僉論以敘其始末管劉滬城水洛趙立城山陽滬所遇非堅敵立雖死事而不能全其城猶皆廟食載在祀筭況如侯之功光嗣卓絕如此則祀典之請必有任其事者尚繼書之以垂示後世爲忠義之勸云嘉定元年春二月己巳謹記

四合吳氏書樓記

天下之事有合於理而可爲者有雖合於理而

渭南文集

卷之廿一
十一

汲古閣

不可得爲之者士於可爲者不可不力力不足則合朋友鄉閭之力而爲之又不足告於在仕者以卒成之成矣又慮其壞則吾有子子又有孫孫又有子雖數十百世吾之志猶在也豈不賢哉彼不可得爲之者則有命焉有義焉不知命義徒呶呶紛紛奚益故君子不爲也然爲此者寡也或易之爲彼者輒可以得名於流俗故士之爲此者寡也吾友南城吳君仲與其弟倫

初以淳熙之詔建社倉其詳見於侍講朱公元
晦所爲記其後又以錢百萬勸爲大樓儲書數
千卷會友朋教子弟其意甚美於是朱公又爲
大書書樓二字以揭之樓之下曰讀書堂堂之
前又爲小閣閣之下曰和豐堂旁復有二小閣
左則象山陸公子靜書其顏曰南牕右則艮齋
謝公昌國書其顏曰北牕堂之後榮木軒則又
朱公實書之於庠亦可謂盛矣蓋吳君未命之

渭南文集

卷之廿一
十一

汲古閣

士爾爲社倉以惠其鄉爲書樓以善其家皆其
力之所及自是推而上之力可以及一邑一郡
一道以至謀謨於朝者皆如吳君自力而不媿
則民殷俗媿兵寢刑厝如唐虞三代可積而至
也吳君兄弟爲是迨今已十五六年使皆壽考
康寧則倉與樓皆當益治鄉之民生業愈給足
安樂日趨於壽富而君之子弟孝悌忠信亦皆
足以化民俗是可坐而俟也然年運而往天

人之際有不可常者則又當有以垂訓於無窮
予讀唐李衛公文饒平泉山居記有曰鬻平泉
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木一石與人者非佳
子弟也平泉特燕遊地木石之怪奇者亦奚足
道而其言且如此況義倉與書樓乎後之人讀
吾記至此將有渙然汗出霰然涕下者雖百世
之後常如吳君時有不難者矣嘉定元年五月

甲子記

渭南文集

卷之廿一
十三

汲古閣

靈祕院營造記

出會稽城西門舟行二十五里曰柯橋靈祕院
自紹興中僧海淨大師智性築屋設供以待遊
僧名接待院久而寢成始徙廢寺故額名之海
淨年九十坐八十三夏而終以其法孫德恭領
院事恭少嘗學於四方有器局迨今二十年食
不過一簞衣不加一稱而惟衆事是力夕息晝
營心揆手畫施者自至魔事不作用能於二十

年間或改作或增葺光暉偉麗毫髮無憾上承
先師遺志下爲子孫基業閔堂傑閣房奧廊序
棲鍾之樓櫝經之堂館客之次下至庖厨溷浴
無一不備爲屋僅百間自門而出直視旁覽道
路繩直而原野砥平一遠山在前孤峭奇秀常
有煙雲映帶其傍卜地者以爲在法百世不廢
且將出名僧今院纔一傳其興如此後烏可量
哉院之崇成也恭來請記曰先師之塏公實與

渭南文集

卷之廿一
十四

汲古閣

之銘今院當有記非公誰宜爲哉予報之曰子
廬於此凡東之會稽四明與西入臨安者風颿
日相屬也彼其得志於仕宦獲利於商賈者寧
可計邪有能家世相繼支久不壞如若之爲父
子者乎有能容衆聚族燮和安樂如若之處兄
弟者乎至於度地築室以奢麗相誇斤斧之聲
未停丹堊之飾未乾而盛衰之變已遽至矣亦
有如若之安居奠處子傳之孫孫又傳之子者

乎此無他彼其初與若異也雖曰有天數然人事常參焉人事不盡而諉之數於庠其可哉嘉定元年夏五月唐申記

橋南書院記

吾友西安徐載叔豪雋人也博學善屬文所從皆知名士方其少壯時視功名富貴猶翬內物一第直浼我爾然出遊三十年蹭蹬不偶異時知己零落且盡家貲本不薄載叔常糞壤視之

渭南文集

卷之廿一
十五

汲古閣

權衡仰俯算籌衡縱一切不能知惟日夜從事於塵編蠹簡中至食不足不問也中年卜居城中號橋南書院地僻而境勝屋庫而人傑清流美竹秀木芳草可玩而樂者不一而足載叔高臥其中裾不曳刺不書客之來者日益衆行者交跡棄者結轍訶殿者籠坊陌雖公侯達官之門不能過也名不可妄得客不可強致載叔蓋有以得此於人矣乃者數移書於予請記所謂

橋南書院者嗟乎漢梁伯鸞入吳賃舂於臯伯
通廡下至今吳有臯橋蓋以伯鸞所寓得名載
叔之賢不減伯鸞而橋南乃其居則後世不蕪
沒決矣尙何待記然載叔之請不可終拒也乃
爲之書嘉定元年夏六月庠寅山陰陸某務觀
記

心遠堂記

大卿朱公以開禧元年築第於昭武城東取陶

渭南文集

卷之廿一
十六

汲古閣

淵明詩語名其堂曰心遠旣成與士大夫落之
而以書來告曰子爲我記始嘉泰壬戌予蒙恩
召爲史官朱公丞祕書曰相從甚樂公去爲御
史予領監事閑劇異趣會見甚疏然每與同舍
焚香煑茶於圖書鐘鼎之間時時言及公未嘗
不相與興懷絕歎也明年國史奏御之明日予
乞骸骨而歸俄而公亦自寺卿得請外補不復
相聞者累歲比書來予方臥病作而言曰朱公

眞可入哉士得時遇至施其才於國退居閭里
閑暇之日爲琴樽俎在前琴奕迭進欣然自得
悠然遐想問餽宴樂以修親舊夙咎之好講解
誦說以垂後進無窮之訓進退兩得可謂賢矣
予獨相望累千里不得持一觴爲公壽且慶斯
堂之成顧方以爲歎今乃得以不腆之文自託
於後世亦可謂幸矣夫嘉定元年秋七月甲子
記

渭南文集

卷之廿一
十七

汲古閣

萬卷樓記

學必本於書一卷之書初視之若甚約也後先
相參彼是相稽本末精麤相爲發明其所關涉
已不勝其衆矣一編一簡有脫遺失次者非考
之於他書則所承誤而不知同字而異詁同辭
而異義書有隸古音有楚夏非博極羣書則一
卷之書殆不可遽通此學者所以貴夫博也自
先秦兩漢訖於唐五代以來更歷大亂書之存

者既寡學者於其僅存之中又鹵莽焉以自便其怠惰因循曰吾懼博之溺心也豈不陋哉故善學者通一經而足藏書者雖盈萬卷猶有憾焉而近世淺士乃謂藏書如鬪草徒以多寡相爲勝負何益於學嗚呼審如是說則秦之焚書乃有功於學者矣昭武朱公敬之粹於學而篤於行早自三館爲御史爲寺卿出典名藩尊所聞行所知亦無負於爲儒矣然每悒然自以爲

渭南文集

卷之廿一
十八

汲古閣

歎益務藏書以棲於架藏於櫝爲未足又築樓於第中以示尊閣傳後之意而移書屬予記之予聞故時藏書如韓魏公萬籀堂歐陽兗公六一堂司馬溫公讀書堂皆實萬卷然未能絕過諸家也其最擅名者曰宋宣獻李邯鄲呂汲公王仲至或承平時已喪或遇亂散軼士大夫所共歎也朱公齒髮尙壯方爲世顯用且澹然無財利聲色之奉儻網羅不倦萬卷豈足道哉予

聞是樓南則道人三峰北則石鼓山東南則白
渚山煙嵐雲岫渚林薄更相映發朝暮萬態
公不以登覽之勝名之而獨以藏書見志記亦
詳於此略於彼者蓋朱公本志也嘉定元年秋
七月甲子記

渭南文集

卷之廿一
十九

汲古閣



公不以登覽之勝名之而獨以藏書見志記亦
詳於此略於彼者蓋朱公本志也嘉定元年秋
七月甲子記
聞長鬣南顧童人三峯北限石鼓山東南限白

渭南文集目錄

卷第二十二

梅子真泉銘
司馬溫公布被銘

金崖硯銘
延平硯銘

蠻谿硯銘
錢侍郎海山硯銘

桑澤卿磚硯銘
崔伯易画像贊

東坡像贊
王仲信画水石贊

鍾離真人贊
呂真人贊

渭南文集

卷廿二目

汲古閣

又
僧師源画觀音贊

宏智禪師真贊
大慧禪師真贊

卍菴禪師真贊
塗毒策禪師真贊

又
佛照禪師真贊

大洪禪師贊
中巖園老像贊

奉聖淳山壬午年八十有四放翁爲作真贊

芊菴宗慧禪師真贊

廣慧法師贊
敷淨人求僧贊

錢道人贊
二十二日
放翁自贊

又
又

又
記太子親王尹京故

事

渭南文集

卷廿二目
二

汲古閣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二目錄

終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二

梅子真泉銘

距會稽城東北七里有山曰梅山山之麓有泉
曰子真泉遊者或疑焉智者及道人求笠澤漁
父爲之銘銘曰

梅公之去漢猶鴟夷子之去越也變姓名棄妻
子舟車所通何所不閱彼吳市門人偶傳之而
作史者因著其說儻信吳市而疑斯山不幾乎

渭南文集

卷之廿二

汲古閣

執一而廢百梅公之去如懷安於一方則是以
頸血丹莽之斧鉞也山麓之泉甘寒澄澈珠琲
玉雪與子徊徘徊酌泉飲之亦足以盡公之高而
歎其決也

司馬溫公布被銘

公孫丞相布被人曰詐司馬丞相亦布被人曰
儉布被可能也使人曰儉不曰詐不能也

此銘
予二

十歲時作今傳以
爲秦少游非也

金崖硯銘

我遊三硤得硯南浦西窮梁益東掠吳楚揮灑
淋漓鬼神風雨百世之下莫予敢侮

延平硯銘

延平雙龍去無迹收斂光氣鍾之石聲如浮磬
色蒼璧予文曰衰愧匪敵

蠻谿硯銘

斯石也出於漢嘉之蠻谿蓋夷人佩刀之礪也

渭南文集

卷之廿二
二

汲古閣

琢於山陰之鏡湖則放翁筆墨之瑞也質如玉
文如穀則黥龍尾之羣從而潤韞玉之仲季也

錢侍郎海山硯銘

雲濤三山飾此怪珍誰其寶之天子侍臣煌煌
繡衣福我遠民一字落紙活億萬人勿謂器小
其重千鈞從公邁歸四海皆春

桑澤卿磚硯銘

古名硯以瓦今名硯以甗瓦以利於用甗以全

其天軌乎軌乎寧用之鈍而保其全乎尚無媿

之曰陳於前

放翁銘桑塲澤卿硯軌紹熙二年六月九日老學庵書

崔伯易画像贊

崔公名公度字伯易高郵人劉相沆舉賢良方正不赴以任爲三班差使韓魏公薦之詔易文資爲國子監直講亦辭元祐中再召爲郎又皆固辭補外郎諸公力白於朝強起爲國子司業訖不肯復出爲郡以起居郎祕書少監召亦不
渭南文集

卷之廿二

汲古閣

肯起紹聖中復以爲祕書少監辭如初遂請宮觀尋致仕予喜其白首一節乃求画像於高郵而爲贊曰

古之君子學以爲己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仕以行義止以遠耻世衰道微豈復知此蚩蚩始學青紫思拾萬馬竝馳孰能獨立始雖弗急後亦汲汲我思崔公涕泗橫集

東坡像贊

我遊鈞天帝之所都是老先生玉色敷腴顧我
而歎閔世垢濁笑謂侍僊昇以靈藥稽首徑歸
萬里天風碧山巉然月墮江空

王仲信画水石贊

亡友王仲信爲予作水石一壁仲信下世二十
年乃爲之贊恨仲信之不及見也其詞曰

導江三峽神禹之蹟王子寫之洵洵撼壁後三
十年塵暗苔蝕澹墨色之欲盡尙觀者之慘慄

渭南文集

卷之廿二
四

汲古閣

或曰是學蜀兩孫者非邪放翁曰吾但見其有
歐陽信本桺誠懸之筆力也

鍾離真人贊

五季之亂方酣於兵叱嗟風雲卓乎人英功雖
不成氣則莫奪煌煌金丹粃糠陶葛

呂真人贊

一粒之粟有國有民二升之釜浩渺嶙峋我遊
巴陵始識公面青蛇鏗然求之不見

又

天下家家画吕公衣冠鬢了無同勸君莫被
丹青誤那有長繩可繫風

僧師源画觀音贊

三世如來同一闕大士亦作補陀夢佛子無財
可修供尺紙寸毫俱妙用寶纓天冠儼四衆長
年造極筆愈縱唯師魯公爲作頌十方世界俱
震動

渭南文集

卷之廿二
五

汲古閣

宏智禪師真贊

死諸葛走生仲達死姚崇賣生張說看渠臨了
一著子諸方倒退三十里

大慧禪師真贊

爲昭覺
文老作

平生嫌遮老子說法口巴巴地若是靈利阿師
參取畫底妙喜

卮庵禪師真贊

爲處良
長老作

灑灑落落五十年一句不說祖師禪妙喜堂中

正法眼等閑滅在瞎驢邊

塗毒策禪師真贊

骨相瓌奇風神蕭散貌肅而和語盡而簡畫得者英氣逼人畫不得者頂門上一隻眼

又

塗毒不自讚畱待三山老試問卿上人讚好莫讚好海中忽起劫初風北斗柄折須彌倒

佛照禪師真贊

渭南文集

卷之廿二
六

汲古閣

名動三朝話行四海撒手歸來雲山不改人言大覺同龕師云老僧掩彩

大洪禪師贊

髮長無心剃衣破無心補大洪山上有賊大洪山下有虎非但白刃殺盡兒孫更能一口吞却

佛祖

中巖園老像贊

我遊中巖拜師於床巍巍堂堂鳳舉龍驤公住

無爲訪我成都雄辯縱橫玉色敷腴別未十日
梁木告摧我如飛蓬萬里南來孰謂窮山乃瞻
儀形墻壁說法況此丹青

奉聖淳山主年八十有四放翁爲作真贊
兩住名山一老禪目光如電照人天行藏不用
占著草卦氣全來二十年

東土芋庵宗慧禪師真贊

煨懶殘芋打塗毒鼓舌本雷霆毫端風雨

渭南文集

卷之廿二
七

汲古閣

廣慧法師贊

東土震旦西方極樂一緇草鞋到處行脚

敷淨人求僧贊

光雍頭淨洗鉢頭頭拈起頭頭活有時與有時
奪受用現前活鱖鯪敷道者一短褐欠箇什麼
更要惡水潑將鎔就鎔也不妨只在檀那輕手

撥

道敷淨人求伽陀見施王求買度牒爲
說此數語嘉泰辛酉四月十日放翁書

錢道人贊

楸欄冠青芒屨上天下天不騎鶴喚作神仙渠
不肯道是凡人我又錯會稽城中且賣藥

放翁自贊

遺物以貴吾身棄智以全吾真劍外江南飄然
幅巾野鶴駕九天之風澗松傲萬木之春或以
爲跌宕湖海之士或以爲枯槁隴畝之民二者
之論雖不同而不我知則均也

淳熙庚子務觀
自贊時在臨川

年五十
有六

渭南文集

卷之廿二
八

汲古閣

又

名動高皇語觸秦檜身老空山文傳海外五十
年間死盡流輩老子無才山僧不會

又

皮葛其衣巢穴其居烹不糝之藜羹駕秃尾之
草驢聞雞而起則和甯戚之牛歌戴星而耕則
稽汜勝之農書謂之瘁則若腴謂之澤則若癯
雖不能草泥金之檢以紀治功其亦可挾兔園

之冊以教鄉閭者乎

周彥文令画工爲放翁寫真且來求贊時年八十

又

進無以顯於時退不能隱於酒事刀筆不如小吏把鋤犁不如健婦或問陳子何取而肖其像曰是翁也腹容王導輩數百胸吞雲夢者八九

也

陳伯予命畫工爲放翁記顏且屢作讚時開禧丁卯翁年八十三

記太子親王尹京故事

隋齊王暕尹河南唐秦公世民尹京兆衛王重
渭南文集

卷之廿二
九

汲古閣

俊爲洛州牧皆親王尹京故事也然尙未甚以爲重後唐秦王從榮以長子爲河南尹又爲天下兵馬大元帥故當時遂以尹京爲儲貳之位至晉天福中鄭王重貴周廣順中晉王榮皆尹開封用秦王故事也國朝太祖皇帝建隆二年七月以太宗皇帝爲開封尹開寶末太宗嗣位纔八日卽以齊王廷美爲開封尹後封秦工太平興國七年秦王出爲西京畱守自是開封不置尹

止命近臣權知府而已

權知府自李符始

雍熙二年始

以陳王元僖爲開封尹蓋是時太宗元子楚王元佐被疾廢則陳王亦儲君也淳化三年薨後

二年眞宗皇帝自襄王爲開封尹

後封壽王

至道元

年正東宮議者謂尹有品秩非太子所宜兼領乃改判府事自後唐以來雖以尹京陰爲儲副之位然皆藩王以太子判京府則自至道始也故事開封尹之上有牧雖具員而初未嘗置國

渭南文集

卷之十三

汲古閣

朝惟親王乃除尹餘但爲權知府事自太祖至徽宗八朝百七十年未嘗改蔡京爲相始建議置尹尹非獨故事須親王乃除又太宗眞宗潛藩所領人臣所宜避天下皆罪京之不學其後宣和末欽宗皇帝自東宮爲開封牧是時已有尹尹之上惟有牧故以命之然牧故事序位在太子少保之下御史大夫六曹尚書之上亦非太子所宜兼蓋有司失考至道判府之制也尹

